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卷第二十一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五教體淺深者，無盡教海，體性難思，從淺至深，略明十體。

這是這個十門分別的第五門「教體淺深」：這個教啊，就是華嚴大教，華嚴經的教。那麼華嚴經這個教，它是淺呢？或者是深呢？我們要知道。它若是深，你若是以為淺，那你就是沒有明白這個教體；它是淺，你認為是深了，這也沒有明白這個教體。所以呀，現在要知道這個教體的深淺。

「無盡教海呀」：這個華嚴經這個教啊，是沒有窮盡的，是重重無盡的，所以呀，叫無盡教海。「體性難思啊」：這種的沒有窮盡的這個教海，它的體性啊，是不容易了解的。那麼不容易了解，就不要了解它了嗎？也不可以；越不容易了解，越要啊，了解它，那你就深入經藏，能智慧如海了。

想要了解它，怎麼樣了解呢？就啊，「從淺至深」：從這個淺近的地方，向那個深的那地方研究；也就是啊，由淺至深，由近及遠，由難而易，由不明白而明白，所以呀，從淺至深。「略明十體」：那麼在這一門裏頭，這個教體的淺深這一門裏邊，又分出來十種的體。

一音聲言語體，二名句文身體，三通取四法體，上三皆能詮體；四通攝所詮體，五諸法顯義體，六攝境唯心體，七會緣入實體，八理事無礙體，九事事無礙體，十海印炳現體。

在這個教體的淺深裏邊，這第五這一門的本深，又分出來十門；這十門是什麼呢？就是「一音聲言語體」：這第一的教體呀，就是音聲，和言語的體。

這個觀音菩薩，耳根圓通，他說啊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那麼這個音聞，就是音聲，言語，聽的見，那麼這個音聲言語是個體。

第二這個教體呀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名字，和這個句讀，文章的身，這種體，「名句文身」。

那麼第三呢，「通取四法體」：就啊，取前邊這個名句文身呢，又作它的體。

「上三皆能詮體」：這個前邊這三門呢，都是能詮。音聲言語，也是能詮，能詮這個教體；名句文身，也是能詮這個教體；和這個名句文身這四法呀，總而言之，都是能詮，屬於能詮的，能詮顯這個教體。

「四通攝所詮體」：四，通攝呀，前邊這是能詮顯的體；後邊呢，是攝，攝呀，就是攝受，攝受啊，這所詮顯的這個教體。

「五諸法顯義體」：第五這個門呢，講的諸法，一切諸法呀，無非顯出來這個教的義理，這種體。

第六，「攝境唯心體」：這個把一切的境界都攝到心裏頭，啊，都是一切唯心所造的。

「七會緣入實體」：會這個一切的因緣，都啊，歸這個實相的體上。

「八理事無礙體」：第八呀，就是理和事啊，都沒有礙。那麼理和事合起來是無礙啊，啊，那麼單單事呢，單單事也是無礙。

所以第九啊，「事事無礙體」。

第十呢，就「海印炳現體」：第十這種啊，就是海印，好像那個大海呀，炳現一切萬物，都影印呢，到這海裡一樣。我們這個教體呀，把一切的教法，都影現呢，到這個教體的裏邊來。所以呀，叫海印炳現體。

那麼現在這是啊，講一個大概；那麼下邊呢，這每一門都有詳細的解說，那時候那麼就更會明白多一點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2-007

十中，前五唯體，後五亦體亦性；又前四通小，後六唯大；前七通三乘，後三唯一乘；前八約同教，後二唯別教。

在這個十門之中啊，前五門，就是單單說這個體；後五門呢，就是「亦體亦性」：說這個體呀，也詮顯出來這個性，所以說亦體亦性。「又前四通小」：前邊這四門呢，這是屬於小乘法；「後六唯大」：後邊呢，這六門呢，這是大乘的通途，大乘啊，所修行的。

「前七通三乘」：若是在說前面這個七，七門呢，它通於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；「後三呢，唯一乘」：由這個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這就是啊，唯一佛乘。若再詳細的分別，前邊呢，那八個門呢，是依照這個同教來說的；後邊這兩個門呢，「唯別教」：就是啊，這個事事無礙門，和這個海印炳現門，這個是按著別教來說的。

就前三中，大小乘中通用四法：一聲，二名，三句，四文，取捨不同，各有三說。

「就前三中，大小乘中通用」：那麼前邊呢，本來說這個前邊那四，是啊，是小乘；現在啊，又一個講法，就前三中，就前邊呢，那個音聲語言，和名

句文身，和這個名句文身它的體，四法，這四法的體。大小乘中通用，雖然說僅僅是小乘，但是大乘裏邊這三門呢，這個體也是通用的，也可以用的，所以說大小乘中通用。「四法」：這四種的法。

這四種的法，就是，第一就是聲法，第二呢，這個名字的法，第三呢，是個句讀的法；第四啊，是這個文法。「取捨不同，各有三說」：在這個大乘，和小乘啊，所取捨的；取，就是用它；捨，就是不用它；不同，大乘和小乘的這種用，用法啊，是不同的；但是各有三說，大乘啊，也有三種的說法；小乘啊，又有三種說法。

小乘三者，婆沙一百二十六云：如是佛教，以何為體？

一云應作是說，語業為體，謂佛語言，唱辭評論，語音語路，語業語表，是謂佛教，其名句文，但顯佛教作用，不欲開示佛教自體發，智論中亦同此說。

世界上的事情啊，無論你學什麼，你若想把它學的精通了，都要啊，用一番功夫才能明白；我們就學佛法，也是一樣的。不是說我看了幾本書，聽了幾次講經說法，我就明白佛法了；必須要啊，有一個時間，有個地點，還有一個說法的，然後啊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所以在幾十年以前，我說過這麼幾句話，我說，「事欲求精」，這個事啊，就是一切事；這個事呢，就包括你讀書，也是讀書的事；你做工，是做工的事；研究佛法，就是啊，佛法事；無論你做什麼，這就是什麼事。

你想把你所做的這個事，精通了，事欲求精，「須用苦功」，你應該呀，用一點功夫。這種功夫，不是啊，很容易的，要啊，有一種忍苦的精神，你這功夫才會成就。「功夫既到」，你這苦功啊，既然到了，到這種的程度了，「默識心通」，默識，你就默默中啊，就認識了，你心呢，也就通達了。

所以你們學佛法，雖然有的有五、六年的工夫；可是啊，看起來這個經文，有的地方還是不懂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你的功夫還沒有到；功夫到了，就默識心通了。

「小乘」：啊，就是阿羅漢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。「三者」：這有三種的說法，大乘有三種的說法，小乘也有三種的說法，那麼現在先說這個小乘的三種說法。在這個婆沙論，毘婆沙論，啊，一百二十六那一卷呢，有這麼幾句啊，文說的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如是佛教啊」：說像這一類的佛教，像這樣子的佛教，「以何為體」：說來說去講了很多，究竟以什麼作這個佛教的一個體呢？「一云應作是說」：這個一呀，就說了，應作是說，應該呀，這樣說。

怎麼樣說呢？啊，說的什麼呢？「說語業為體」：這個語業，就為呀，這個一個教的體，佛教的體。那麼這就說的，「說佛語言」：佛所說的語言。「唱辭」：唱啊，啊，就是啊，佛所宣說的這個辭；辭，就是言辭；佛所演說的這個言辭。「評論、語音」：評論，評，就是批評；論，就是議論；批評議論這個語音，這個說話的這種音聲。「語路」：這個語啊，怎麼還有路呢？就是啊，說出來這話，所呀，生出來一種的用，所應該行，這叫語路。「語業」：業呢，就是一種行業；因為你行了，有了路了；然後才能有一種業，語業。有了業，然後又能有這個表，有表現出來了，這個叫「語表」。

「是謂佛教」：那麼前邊所說這個，啊，語言、唱辭、評論、語音、語路、語業、語表，這合起來呢，這就叫個「佛教」。「其名句文」：那麼在這個又有名身、有句身、有文身，啊，「但顯佛教作用」：這是啊，這個名句文身，這顯佛教的一種作用。

「不欲開示佛教自體發」：那麼這個句身文身呢，它只顯出來佛教的一種作用，它的本身呢，可不欲，它沒有能啊，開示出佛教的自體發，它從它自己

一個體，那教體，發出來的。那麼「智論中亦同此說」：那麼大智度論上啊，也啊，和這個說法是一樣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3-008

二云名等為體，謂名身句身文身，次第行列次第安布次第連合，故聲但依於展轉因故，謂語起名，名能顯義。評家意取語業為體，雜心論同俱舍。

那麼大乘有三說，小乘有三說；小乘這三種的說法，第一呀，就是以語業為教體。第二個說法呢，又以這個「名等為體」：名，就是名句文身，這個為教體，這第二個說法，所以說名等為體。這個名等為體就是說的什麼呢？說這個名身、和句身、文身，次第行列、次第安布，那麼都很有次第的，次第行列，次第安布，次第連合，那麼互相啊，連合起來。

「故聲但依於展轉因故」：因為這個名句文身都有次第呀，行布，啊，安排的很清楚的，連合起來也很清楚的。至於這個聲呢，但依於展轉因故，這個聲啊，它沒有什麼連合，也沒有什麼行列，和安布；不過它展轉相傳，這個聲是展轉，為因，展轉呢，作它一個因故。

「謂語起名」：那麼有了這個言語了，就有了名了。「名能顯義」：你一有言語，又有一個名字；沒有言語呢，就是沒有名字。所以老子才說，「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就是萬物之母了」，那麼你在沒有語言之前呢，你給它起不出一個名字來；有了語言了，貓，就是貓的名字；狗，就是狗的名字；人，就是人的名字；畜生，就是畜生的名字；說那是人，喔，這大家知道這個人，人有個名字，啊，各有其名。因為這個名能顯義，有這個名字了，就把這個義理就顯出來了。

哦，說那個人是幹什麼的？喔，他是個出家人，出家人是拜佛的，念經的。

說那個人是個做生意的，喔，他賺很多錢的。啊，說那個人是做官的，喔，那個地方就地皮低下去三尺；天呢，就高了三尺；天高了三尺，就因為啊，地呀，低了三尺。這地低了三尺是哪去了呢？就被這個貪官污吏把這個地皮給刮去了。所以呀，你若罵這個做官的，他是個貪官污吏，你就，哦，他是個天高三尺！他若不懂得，他以為這是讚歎他，喔，他做官，天都高了三尺！這就名能顯義。

評家意取語業為體：那麼評論家呢，他就啊，以意取，他意思啊，用這個語業，為佛教的教體。雜心論同俱舍：那麼雜心論呢，和這個俱舍論呢，所說的是一樣的。

啊，在中國啊，叫這個貪官污吏，就叫刮地皮，刮呀，(就是刮臉那個刀子那叫刮，刮地皮，這個你刮鬍子啊，他刮地皮)；為什麼刮地皮呀，這就表示這個老百姓的錢呢，他都給拿去了，帶到他荷包裏頭，就叫啊，刮地皮。那個地皮本來很厚的，所以他能刮下去三尺那麼深，刮三尺。地皮，把地皮刮去三尺，所以這個天就高了三尺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4-009

俱舍論云：牟尼說法，蘊數有八十千，彼體語或名，此色行蘊攝；謂若語為教體，即色蘊攝；名為教體，即行蘊攝。此乃雙存前二，情無去取，故致或言。正理論中意符名等，故彼第三釋前頌竟。又云：詮義如實，故名佛教。名能詮義，故教是名。由是佛教，定名為體，舉名為首，以攝句文，顯宗第三亦同此說。

在這個俱舍論呢，上面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啊，「牟尼說法」：牟尼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！說法，他說啊，這個三藏十二部的法，「蘊數有八十千」：他啊，說這個法的蘊呢，數，就是法的這種集聚的法的這種名稱，有八十千，

就有八萬那麼多。「彼體語或名，此色行蘊攝」：那麼所說的這個教體，這個語業為教體；或名，或者呀，名等為教體。那麼這兩種說法呀，這色行蘊，色行二蘊呢，此攝，攝於色行二蘊。

這怎麼說呢？這說啊，「謂若語為教體」：假使說這個語呀，是佛教的教體的話，「即色蘊攝」：這就屬於啊，色蘊，受想行識；色蘊，受想行識，屬於啊，色蘊攝。「名為教體，即行蘊攝」：如果若是說是名等啊，為教體，這就屬於行蘊呢，所攝的。

「此乃雙存前二」：這個道理說的，這前邊這兩種啊，都存，都存在著。「情無去取」：不論呢，是有情無情，也沒有說是啊，去取，去，就是不要；取，就是要它。沒有一個，說是哪一個重要啊，哪一個不重要。「故致或言」：所以呀，才有這兩種的說法，才有這個前邊這個兩種的這個講法。

「正理論中，意符名等」：若是依照正理論呢，來講，這個意思啊，就符合這個名等為教體。「故彼第三釋前頌竟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正理論呢，前邊那個第三，啊，那個頌啊，說完了之後，才又說，「又云」。「詮義如實」：詮義如實啊，說是啊，這個詮顯這個義理，就是啊，所說的那個實相，「故名佛教」：所以呀，說啊，這是個「佛教」。

「名能詮義」：這個名啊，它可以呀，詮顯出來這個義的這個義理，「故教是名」：所以呀，又以名等啊，為「佛教」。「由是佛教，定名為體」：因為啊，這種的道理，所以佛教啊，又定說這個名啊，為教體。「舉名為首」：舉這個名啊，名身呢，為首，作一個第一個講法；「以攝句文」：那麼單單舉出一個名身來，已經啊，就包括著有這個句身、文身了。

「顯宗第三，亦同此說」：在顯宗論呢，第三的說法呢，也是有這個意思，和這個一樣的。

三者然俱舍意情無去取，若取其雙存，即合四法以為教體；若經部意，亦唯取聲。故正理十四破彼師云：汝不應立名句文身即聲為體。

這三個說法呀，三個意思，他說是教體。那麼第三者呢，就說，說，「然呢」：然這個俱舍論，這個意思，是這樣子，「情無去取」：他說的這種啊，情，在人這種啊，情感上，也沒有可去的，也沒有可取的，這兩種啊，都一樣的，都可以的。「若取其雙存」：那麼你若說是啊，這兩種都是存在的，「即合四法」：那麼就應該啊，有四種法；因為兩個存在嘛，啊，一個語業，一個是名等。那麼有這四種法呀，「以為教體」：作這個一個教體。

「若經部意」：假設若是啊，根據這個經的這個意思，「亦唯取聲」：只是啊，以聲為教體。「故正理十四」：所以呀，在正理論呢，第十四，它說了，說這麼幾句話，它是「破彼師云」：破這個小乘啊，前邊這個雙存呢，這種的道理，它說。「汝不應立名句文身即聲為教體」：你不應該呀，立這個名等，就是名句文身來作教體，應該呀，以聲為教體，那麼才是對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5-010

大乘有三，大意同前。

一云攝假從實，以聲為體，離聲無別名句等。故深密第五云：如來言音略有三種：一契經等。既云言音有三，明以聲為教體。雜集論云：成所引聲，謂諸聖所說。

前邊呢，那是小乘的三種說法，以何為教體。這後邊呢，這個「大乘」：大乘，就是菩薩乘，「有三，大意同前」：也有三種的說法。這三種的說法呢，和前邊的意思啊，大致相同，都啊，差，也不差多少。

「一云攝假從實」：那麼第一呀，說啊，攝假從實，把那個假的收攝回來，根據啊，這個真實的來說。那麼就應該「以聲為體」：以這個音聲為教體。為什麼呢？「離聲無別名句等」：若沒有聲了，這個名也沒有了，句也沒有了，文也沒有了；所以以聲啊，作為教體這是對的，他這麼說。

為什麼以聲為教體，離聲沒有名句呢？在深密經啊，第五，他這麼說的，在深密經上啊，有這麼幾句經文，他說，「如來言音，略有三種」：如來呀，所說的言音，大略的來說有三種。「一契經等」：這三種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契經。第二呢，是調伏。第三，叫本母。那麼有這三種的意思。

「調伏」，這個調伏啊，就是調伏一切的剛強眾生。「本母」，這本來的一切法的母體，一切的法母體，所以以聲啊，為教體。「契經」，怎麼叫契經呢？契，是契合呀，契合什麼呢？說，**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**，所以叫契經。這三種啊，是佛呀，所說的言音，所說的言語，的音聲，有這三種。

「既云言音有三」：既然說這個佛的音聲，和言語，有三種，「明以聲為教體呀」：這就是明白的指出來，說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以音聲為教體。你若沒有這個聲音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句，也沒有文，都沒有了，所以應該以聲為教體。「雜集論云」：雜集論上啊，也有這麼一句論。

那文呢，說了，「成所引聲，謂諸聖所說」：成所引聲，那麼成就啊，所引發出來這個聲音，這是教體。那麼這個聲音呢，是一切諸佛呀，聖賢所說出來的，所以應該呀，以這個聲為教體。

這個佛呀，所說的這個聖言，有八種啊，可信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呀，說法，見，他就說見；不見，就說不見；不像凡夫啊，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。佛，他啊，聞，他就說，聞；若沒有聞，他就說不聞；聞言聞，不聞言不聞。見言見，不見言不見。啊，這是四種。

覺言覺，佛呀，他覺悟了，他就說覺悟。沒有覺悟，不覺言不覺。就沒有覺悟，他自己不會說自己是覺悟了。這是六種。知言知，不知言不知。佛知道的，他就說他知道。不知道，他說不知道。可是啊，佛沒有不知道的，佛也沒有不覺的，佛也沒有不聞的，佛也沒有不見。所以知言知，不知言不知。

就是啊，這個意思，就是和凡夫不同。凡夫啊，他不知道，啊，他說我知道啊；你問他什麼，他說他知道。他若知道，他又說他不知道了；歡喜作這個假面具，所以佛啊，說法是以這個聖言呢，這八種的可信的聖言。所以呀，應該以聲為教體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6-011

二云以體從用，名等為體，能詮諸法自性差別二所依故。故無性論破經部云：諸契經句，語為自性，不應理故。成唯識第二亦破彼云：若名句文不異聲者，法辭無礙境應無別。唯識云：此三離聲雖無別體，而假實異，亦不即聲。

這是第二啊，說這個體，第二說這個體呀，「以體從用」：以體從用，在這個體上啊，就生出這個用，「名等為體」：這個名句文，這叫名等，它啊，是個體。「能詮諸法」：它能啊，詮顯出來一切諸法，「自性差別」：這個諸法的自性啊，差別。「二所依故」：那麼一切的諸法，和自性的差別，都依呀，這個體。

「故無性論」：有一部啊，論，叫無性論，「破經部云」：破這個經啊，就說了，「諸契經」：就是一切的經典，「句語為自性」：這個契經啊，這個句，所說的這個句語啊，為自性，為這個經的自己的體性。「不應理故啊」：這麼樣子啊，講啊，是不太合理，故不合理。

「成唯識論第二亦破彼云」：這個成唯識論，在第二卷呢，也有這麼破這個經部的，有這麼說；「若名句文不異聲者，法辭無礙境應無別」：若是這樣子啊，這個名句文，也就是啊，和這個聲沒有分別的話，法辭無礙境應無別，這個法呀，法辭，也就這個法語，圓融無礙的；圓融無礙，境應無別，就應該沒有境，沒有這個境界，沒有其它的境界，境應無別，不應該有其它的境界。

「唯識云」：這個唯識啊，它這樣說，「此三離聲雖無別體」：說是這個名句文呢，這三種；雖然說是啊，離聲雖無別體，沒有啊，另外一個體；離聲啊，雖然沒有另外一個體，「而假實異」：而啊，這個假的，和這個真的，這個不同啊，「亦不即聲」：這個名句文呢，它也不是啊，聲。那麼這個名句，既然不是聲，那麼又離聲啊，它也沒有另外一個體。所以呀，它不能啊，作這個經的體。

三云聲名句文合為其體，由前二說皆有理教為定量故。深密第四云：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故。淨名云：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故。十地論云：說者以二事說，聽者以二事聞，謂善聲善字故。

這個大乘第三個道理，說的是什麼呢？說啊，「聲名句文合為其體」：說是啊，這個聲，和這個名、句、文這四種合起來，這是一個教體。「由前二說皆有理教」：因為前邊呢，那兩種的說法，都有理教啊，都有這個教的理，有這個道理；「為定量故」：它這樣說啊，那麼定出這個理的一個量；也可以講的通，也可以這麼說。

在「深密第四云」：在深密經啊，第四，他這樣說，說，「不可捨於言說文字」：說是這個言說、文字，不可沒有，不可捨了它；但是不可捨呢，也不可取。啊，所以說啊，「而能言說故」：不可捨，不可取，那麼因為你捨了文字，言說，也就落於空了；就在這個不可捨，不可取，而能言說故。

在這個淨名經啊，也有這麼幾句經文說，啊，「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故」：有的國土、有的人、有的這個眾生，以這個音聲作佛事，以語言來做佛事，以文字來做佛事。啊，這也就是說的，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故。

「十地論云」：在十地論上又這樣說，說，「說者以二事說，聽者以二事聞」：這個說啊，以兩種事來說；聽者，以兩種事啊，來聞。這是什麼呢？就說的以這個「善聲善字」：說者，以這個善聲善字來說；聽者呢，以這個善聲善字來聞。這個字呢，就是名句文，所以也叫字。那麼由這淨名經，和十地論，和這個深密經來看，那麼這個以聲、名、句、文，作為它的教體，也有道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7-012

以余之意，亦應雙取，若就前二有去取者，寧依名等。(正明去取)良以音聲一種，正就佛說容為教體，流傳後代，書之竹帛，曾何有聲？豈無教體？

「以余之意」：余呀，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誰呢？是清涼國師。這個文章是他寫的，所以呀，這說余，余呀，不錯，當「我」來講；但是不是我，是誰呢？是清涼國師，明白了嗎？哎。這回呀，以余之意，清涼國師他說啊，用我這個意思來呀，想一想這個應該怎麼以什麼為體呢？「亦應雙取」：我的意思啊，也應該前邊呢，這兩種，和後邊這個都合起來；就是聲名句文，作為這個教體了。

為什麼呢？「若就前二，有去取者」：若說是啊，就到前邊那兩種，有啊，用的，有不用的；這個去取呀，就是說用，用它來作教體，不用它來作教體，去取。「寧依名等」：如果有若是選擇的話，我就用這個名等啊，作這個教體了。

為什麼呢？「良以音聲一種」：良，這麼大約著，啊，這個良也是個語助詞，大約著若是用音聲這一種，這個音聲，說起來音聲這一種啊，「正就佛說」：這是啊，佛所說法那個音聲。那麼有音聲，有教體；那麼沒有音聲就沒有教體了嗎？啊，這個佛說，「容為教體」：那麼許可它作為教體。

「流傳後代」：向後代流傳。那麼又「書之竹帛」：書，就是寫，寫到啊，這個竹子上。在以前呢，沒有紙，寫字，就往那個竹子上寫；「披蒲編，削竹簡」，做那個竹子啊，你看那時多困難，沒有紙的，就用那個竹子來寫字。在印度用那個貝葉，所以叫貝葉嘛，那個貝樹葉子來寫這個經典(貝多羅樹)，這叫竹。帛，帛呀，就是布，布帛，就是寫到這個布上；但是布很貴的，用這個布啊，是成本很貴的。

「曾何有聲」：那麼你若說以聲為教體的話，你把它寫到這個竹子上，啊，這個竹簡上，或者布帛上，那麼它又有個什麼聲了呢？這個聲是佛說的時候有這麼一個聲，但是若寫到那個地方沒有聲了；那麼沒有聲，沒有教體了；曾何有聲呢？啊，怎麼會有個聲呢，還？啊，「豈無教體」：那麼這個若沒有聲，這難道說就沒有個教體了嗎？啊，還是有教體的！所以用這個名等，名句文呢，作教體，這我認為是對的；那麼若合起來聲呢，更可以的。

(出其所以)書雖是色，亦與名等為所依故，亦色蘊攝，前淨名十地通取四者；但言所用，非正顯體。仁王云：是名句味諸佛所說故。

「書雖是色」：這書寫出來，它就有一種啊，色相了。譬如你寫出一個字，那麼本來這地方沒有個字來著，你寫出一個字，就有個色相了，所以說啊，書雖是色。「亦與名等為所依故」：雖然是色呀，你有了書了，就有個名了；所以呀，有名就有句了，有句就有文了，所以說啊，亦與名等為所依故，這名等啊，都所依著這個色，所依，書寫這個色。

「故亦色蘊攝」：所以呀，啊，上邊因為它啊，為這個色所依故，為這個名等所依這個色，這個緣故，所以那麼就屬於色蘊所攝。「前」：在前邊呢，那個淨名經，和十地呀，「通取四者」：它們，啊，是通通的取這個四種，就是啊，聲、名、句、文，啊，取這四者。「但言所用」：這個是啊，說它的這種用，由體呀，起用，這種用。

「非正顯體」：這個不是啊，完全呢，正式顯這個教體。「仁王云」：在**仁王護國般若經**上啊，說啊，是名句味，這個名句味呀，也就是名句文；啊，不過那個仁王護國般若經啊，它說是名句味。「諸佛所說故」：這是啊，這個道理呀，不是菩薩說的，不是聲聞羅漢說的，不是天人說的，不是化人說的，這是佛所說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8-013

然大小諸宗雖通用四法，而理不同，謂薩婆多宗四法皆有實體，經部聲有實體，名等是假。若大乘中，或有四皆非實，或有四皆如空，俱不立故。淨名云：文字性離，無有文字，是則解脫。

「然」：然，是前邊呢，所說這個樣子。可是啊，大乘、小乘「諸宗」：大乘的宗旨，和小乘的宗旨，「雖通用四法」：它們都用這四種的法；在表面上啊，看來是一樣的，那麼往深了研究啊，「而理不同」：這個道理呀，啊，不一樣，各有各的道理。

「謂薩婆多宗」：什麼叫薩婆多宗？有人知道嗎？薩婆多，就是啊，有宗，這叫有宗；有宗，就是小乘；小乘，又叫一切有部；那麼它們就說有；啊，所以說「四法皆有實體」：有真實的體在這。「經部聲有實體」：在這個經部啊，說啊，聲呢，有實體。「名等啊，是假」：這個名啊，它們或著是假的。這是小乘裏頭啊，說這個四皆有實體，為什麼說，又說是假呢？假，又

怎麼說有實體呢？就因為他說這個聲啊，有實體；這個名句文都是依照聲啊，而有的，所以它們也有實體。

雖然有實體，但是，不是太真的；所以呀，啊，就這麼弄一個糊哩叭啞的理講出來了，啊，就說，啊，或者有吧？或者又沒有？怎麼弄出一個或者來？啊，又說，哦，這都是有的，啊，或者都有，但是他沒說或者都空。

大乘，「若大乘中呢」：這個大乘法裏邊，或有「四皆非實」：它呀，就說非實，就是空的了，「或有四皆如空」：非實，是個虛妄的，是個假的；如空啊，也是一個虛妄的，也是個假的；為什麼？沒有嘛！「俱不立故」：聲、名、句、文，他說這都不是實在的。所以大乘這個理呀，它就超過去了，超過去這個「有」了；你想不到的那個地方它想到了。

大乘，啊，就像大人似的；小乘，就像小孩子似。那小孩子的時候，啊，他看見一塊糖，你說這個糖本來是沒有的，他不相信，一定要這個糖；啊，吃完了就沒有了，那麼但是他不相信呢，這個本來也沒有的；你吃下去又能怎麼樣呢？嗯，吃下去，甜這麼一個很短的時間，這也是虛妄的，他不懂？所以呀，他就認為有。那麼這個大乘啊，能包括小乘，小乘啊，它就不能包括大乘；所以大乘所見的道理，小乘它就見不到的；俱不立故。

「淨名云」：在這個淨名經呢，它說了，說，「文字性離呀」：說這個文字，本來呀，是空，這個性離呀，也就是文字性空，它沒有本體，沒有一個實體，這都是一種色法，離開色法就沒有了。「無有文字，是則解脫」：無有文字，就是沒有法了，沒有法就是解脫。

說，那我們不學法也是沒有法，怎麼那也是解脫嗎？那不是解脫。你沒有學法，根本你就不懂法，也談不到什麼解脫；你若懂了法，還不執著法，能以破執，那就才能得到解脫。破你的執著，一切執著都破了，破了執著什麼樣

子啊？啊，還是你那樣子！不過你就沒有執著了。所以呀，文字是相。

這個文字啊，若沒有這個文字相了，沒有這個文字障了，啊，是則解脫，這就是得到解脫了。解脫呀，就是悠遊自在，很好玩的；這個時候，啊，你願意幹什麼都可以，解脫了嘛！解脫就是自在了，自在，就是啊，無拘無束，無罣無礙。那麼也就是啊，「無大無小無內外，不休不了不安排」，就這樣子，啊，你看妙不妙！那麼這就是解脫了。

十地論釋空中風相等云：風喻音聲，畫喻名字，皆不可取。佛藏經云：諸法如毫釐不空者，則諸佛不出世。又下云：諸法畢竟空，無有毫末相。有說四皆事理無礙，或說四皆圓融，故宗不同也。

在十地論呢，解釋這個空理的時候，啊，就啊，舉出兩種譬喻，譬喻啊，風和畫，啊，「風中相等」：這個風中的形相，它有這麼「等云」：有這麼幾句論呢，文，說，「風喻音聲」：這個風啊，這譬喻音聲，音聲呢，你說出來它有，啊，說完了，就空了；這風來的時候你覺得有風；啊，風過去也沒有了；所以呀，這個風啊，就譬喻音聲。

「畫喻名字」：這個畫呀，啊，所畫的畫，就好像有那麼一個名，但有假名，啊，都無實義，你說這個畫是真的嗎？啊，真的？它沒有什麼用！啊雖然現在有古畫，一賣，賣了幾百萬萬；這是人家是發狂了，發癲，啊，拿著這個東西來騙人呢，騙那些狂人；啊，你說那有什麼用？那個畫，說英鎊，一百萬英鎊，這還搶著買，這就是狂人！因為有錢，他沒有地方去用去了，所以就弄這些個假的，造這些個假相來；啊，說那個郵票啊，啊，值幾十萬。

好像，啊，前幾天看見報紙上說，啊，中國有一個什麼是什麼東西來著，幾千年以前的，世界上就三個了，哦，賣了多少錢！噢，那麼少的你要它幹什麼？啊，根本就沒有用的！沒有什麼用的！他就啊，著到這個假相上了。所

以這畫，你說它有什麼用？這個畫喻名字，名字就是，**但有假名，本無實義**，沒有什麼的真實的義理。「皆不可取啊」：這個音聲你也拿不來，這個名字你也拿不來，不可取。

啊，「佛藏經云」：在佛藏經上啊，也有這麼幾句經文說，「諸法如毫釐不空者，則諸佛不出世」：你那個一切諸法呀，像頭毛，像頭髮這麼這麼細的，那麼那樣的那麼多的髮，你再把這個頭髮剖成啊，一百份那麼細，這個頭髮再剖成一百份那麼細，只有這一百份之中的一份，你那麼多的不空的，啊，這叫毫釐，不空者；則諸佛不出世，那個諸佛呀，就不會出世，你有那麼多的不空的，諸佛也不出世，你看，這多重要！你若把那麼多多的也都空了，沒有執著了，那個執著也沒有了，諸佛出世了！

但是這麼說的，「又下云」：在這個下邊又說，說，「諸法畢竟空，無有毫末相」：說諸法的那個畢竟啊，是空的，沒有啊，那麼頭髮那麼多剖成一百份那麼毫末那麼多的相貌。「有說」：有的人呢，有的就說這個，聲、名、句、文，這個四種法呀，是「事理無礙的」。或說又有說呀，這個四種的法呀，都是「圓融的」。那麼前邊這個兩個說法呀，因為它「宗不同」：所以呀，說法也不同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09-014

第四通攝所詮體者，瑜伽八十一云：諸契經體略有二種，一文，二義；文是所依，義是能依；如是二種，總名一切所知境界，即依於六文，顯於十義，此明教義相成。

第四啊，是這個「通攝所詮體者」：在這個教體淺深呢，有分出十種體，那麼這是第四。這是第四啊，是通攝所詮體者。那麼講到啊，通攝所詮體這一個體的時候，在瑜伽八十一云那上說了，「諸契經體」：這**一切的契經體呀**，

就是一切啊，啊，佛教的體。

「略有二種」：簡略的說有兩種。這個兩種都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「文」；第二，就是「義」。「文是所依」：這個文呢，是這個教的所依；「義是能依」：這個義理呀，是能依，這個教的能依。能依的義，和所依的這個理，所依這個文，啊，「如是二種」：像這樣的這兩種，「總名一切所知境界」：總起來給它起個名字啊，就叫一切所知境界。

「即依於六文，顯於十義」：什麼叫六文呢？這六文呢，就是第一，是名文；第二，是句文；第三呢，是字文；第四，是語文；第五啊，是行相；第六啊，就是機請；那麼有這六種的文的意思。顯於十義，那麼依照這六種的文呢，又顯出來有十種的義。

這十種的義是什麼呢？就是一，地義，這個地的意思，地能生長一切的物。二啊，是相義，有這個相的意思。第三呢，是作意的意思。第四，是依處。第五呢，就是過患，有一種過患的意思。第六，是勝劣，勝啊，就是好；劣，就是不好。第七呀，是所對的意思，能對，所對。第八呢，是能治，能對治。第九啊，是略的意思。第十啊，是廣的意思。那麼有這十種的意思，顯出來的是這六文呢，顯出這十種的意思。

「此明教義相成啊」：這個呢，這是說明了這個教體的意思，這個義理呀，互相成就。

若不詮義，教文何用？故通取所詮成契經體。又十住品云：文隨於義，義隨於文，文義相隨，理無舛(ㄉㄨㄨㄣˋ)謬，方為真教。又瑜伽云：佛菩薩等是能說者，語是能說相，名句文身是所說相，故皆通取，不同前義勉取所說。

「若不詮義」：若是不把這個義理詮顯出來，「教文何用」：這個教文呢，

又有什麼用呢？「故通取所詮」：所以呀，那麼現在就通取所詮這個義，所詮顯這個意思，「成契經體」：成為啊，這個契經的一個這個教體。

「又十住品云」：在十住品呢，有這樣幾句啊，這個文，它說了，「文隨於義」：文呢，要隨順著這個義理，「義隨於文」：這個義理呢，也要隨順這個文；就互相啊，啊，來呀，隨順，沒有逆，不是啊，互相啊，這個不合，這是就是互相合；文，和這個義理相合；義理，和這個文也相合。

這個「文義相隨」：這個文義呀，互相啊，來幫助相隨。「理無舛謬」：啊，這個「舛」字呢，你們認識不認識啊？就是舛錯，當個「錯」字講，有舛錯。謬，也就是不對了。「方為真教」：因為啊，它這個義理不互相乖謬，互相啊，違背；就是乖謬，就是違背，啊，你不順我，我不順你；你和我啊，這個道理講不通，我和你這個道理呀，也是不能合作，這就啊，不能成一個教體了。那麼這個理無舛謬，方為真教，這是一個真正的教體。

「又瑜伽云」：在這個瑜伽上又說，「佛菩薩等是能說者」：這個佛菩薩是能說的人。語呢，是所說的相，是能說的相，所說出話呀，這個言語呀，這是能說的這個相。「名句文身」：這個名句文身，是「所說的相」：這是所說的一個相。故皆通取：所以呀，都不捨，都取，就都用它。

「不同前義」：和前邊呢，那所說的這個小乘啊，有三種啊，的說法；大乘，有三種的說法；那個前邊那種義理，「勉取所說」：前邊呢，那很勉強的取來啊，說出這種道理呀，是有一點勉強；現在呢，不勉強，完全呢，通取，通攝所顯體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0-015

第五諸法顯義體者，謂但能顯義理，一切諸法皆為教體。淨名第三云：有以

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菩提樹衣服臥具，乃至八萬四千諸煩惱門；眾生為之疲勞，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。

第五，「諸法顯義體者」：這個諸法呀，是顯明了這個教的體。這又怎麼說呢？說啊，「但能顯義理」：但能啊，有能表顯出來這個義理，這一切諸法。一切的法，「皆為教體」：都是這個教的體。

在淨名經上啊，第三卷他說過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有以光明而作佛事」：有的這個佛呀，不是說法，就是放光啊，動地，這就大做佛事。「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」：有的諸佛國土啊，他以這個諸大菩薩來做啊，這個佛事，來呀，顯這個法。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」：佛呀，自己所化出來的變化人，而做佛事。這個**做佛事，就是說法**。有以佛菩提樹：有的佛國土啊，就以這個菩提樹啊，來做佛事；「衣服臥具」：我們這個衣服，所穿的衣服，也可以呀，說法；臥具，那麼睡的這個東西，也可以說法。

啊，佛說法的時候啊，諸佛說法，每一個，有的不同的，有的又相同的，不同。有的那個佛呀，啊，就這麼用「瞬眼」來說法。瞬眼，這眼睛啊，這麼睜開、閉上，閉上、睜開；這麼一展眼，這也說法呢！啊，有的這個佛啊，就這麼望著你，就像美國人似的，你這麼一望，好像入定了似的，這也說法呢！所以呀，你若明白佛法了，盡虛空大地，大地沒有不是說法的。

你說那個不是說法？啊，都是說法呢！有情也說法，無情也說法；有情也是在那做佛事，那無情也是在那做佛事，那麼一切都是佛事。你就是啊，這個世界好人、壞人都是在那做佛事呢！大做佛事，還不是做小的佛事。

「乃至八萬四千煩惱門」：這個煩惱你說它是不對啊，啊，這也是做佛事呢！
「眾生為之疲勞」：眾生啊，對這八萬四千煩惱啊，啊，就覺得很討厭了，

很疲倦了。「諸佛呢，啊，即以此法而作佛事」：佛呀，啊，就用這八萬四千煩惱來做佛事呢！不是在這個八萬四千煩惱而外，另找出一個法來呀，來說法，就是在這。煩惱即菩提嘛，所以生死即涅槃，你若明白了，怎麼樣都是法；你若不明白，怎麼樣都是執著；所以呀，怎麼樣都執著，就得不到解脫；你若是啊，明白這個一切都是佛法了，就得到解脫了。

又十卷楞伽第四云：大慧，非一切佛土，言語說法；故有佛國土，直視不瞬，口無言說，名為說法，乃至云有佛國土，動身名說。

「又十卷楞伽第四云」：這個楞伽，就是楞伽經，有的叫楞迦，這是啊，一個翻譯的問題，楞迦。這個楞迦，楞伽，講法呀，大約是都一樣的。不過這個講法，我想不起來了，我請哪一位記得的，講給我聽一聽，快一點；有的人呢，都是大教授，那麼大教授都應該呀，知道怎麼樣教授，所以呢，現在我問問你們，你們應該呀，講給我聽一聽。因為我這是現學來的，不是啊，我自己的。

你究竟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人呢，我是不知道了？說不知道，這是騙人，不是不知道，因為我不願意知道，我不願意知道我是什麼人，一知道是什麼人，啊，麻煩就多了！

我們人為什麼有麻煩呢？就因為我們人呢，知道我們是什麼人，知道是哪一個國家的人；那麼我想不知道啊，但是不容易辦到，不知道還知道，喔，我是中國人！沒有法子忘了，這個就是個麻煩。你若能忘，能把它忘了，就沒有麻煩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1-016

所以今天，我們來一位貴賓，這位貴賓呢，是越南人，越南的，我究竟是越

南人呢，是中國人我還不知道？嘿嘿！越南也有很多中國人，中國人也有很多在越南住的，所以呀，沒有法子分的那麼清楚，我想一想啊，都不要分了，反正大家**都是人**。我知道啊，人就是人，人絕對不是狗，狗也絕對不是人，所以呀，我們大家是人呢，都應該站在人道的立場上。

人道的立場，就是彼此啊，互相來幫助；互相幫助，這就是啊，行菩薩道，自利利他。那麼這位這個貴賓來到這，第一句話，我們兩個一見面，第一句話，他問我什麼呢？**問我，是不是在這住？**我一問到住的問題，把我就問的很，很多的這個麻煩！很多的煩惱！就來了！

為什麼呢？因為我住到這個牛角尖裏，牛的犄角那個尖裏邊！誰也不願意往那個住，**所以我就住到那個地方**。當時我不能告訴他，為什麼呢？我告訴他，把他嚇的，一定是就這個，哈，不知道怎麼好了？所以不告訴他，這是住的問題。他說，喔，你是不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？我說不！不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那麼第二句他又問我姓什麼？我一想，我不可以說我的性，我這個性是個壞性，不是個好性！什麼叫壞性呢？就是不會好，沒有法子好，這個性，我這個Nature，是個壞的Nature，no good Nature。但是還怎麼樣呢？我的名字叫什麼名字呢？你們都不認識我？啊，這麼久啊，你們不認識？就不了！啊，壞不了！想壞呢，還壞不了！啊，這是我的名字，哈。那麼現在我告訴你們了，你們大家都會認識我。

所以呀，啊，這個楞伽，就是到不了的那部經，到不了的那個地方，看不見。

啊，這第四；云，就是說了，說什麼呢？這釋迦牟尼佛說，「大慧」：叫了一聲大慧！誰是大慧呀？就是有大智慧的那個人。你有大智慧的人，釋迦牟尼佛就叫你；我是有大智慧的人，釋迦牟尼佛就是叫我；他有大智慧，釋迦

牟尼佛就是叫他。說，啊，你這個法師講不對了，這是個大慧菩薩！哎，不錯！就是大慧菩薩，那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也不是他了，就是大慧菩薩。

啊，大慧菩薩，他有大智慧，那麼佛就說了，說，「非一切佛土，言語說法」：非一切，不是一切，啊，非一切，不是一切佛的國土，完全呢，用這個言語來說法，不是啊，僅僅就用這個言語來能說法，一切諸佛國土有不同的這個說法。什麼不同呢？說了，故有佛國土：所以才有佛啊，國土，怎麼樣？「直視不瞬呢」：哈，直視不瞬，我啊，現在又有個特別說，我就說他閉著眼睛，沒有看！為什麼說閉著眼睛沒有看呢？這你還不明白？「直視不瞬」，他沒有看見！就這麼睜著眼睛，「視而不見」，這叫視而不見。

那麼視而不見，又怎麼教化眾生呢？怎麼會是說法呢？你講的也有道理，他就因為啊，這麼直視不瞬，視而不見，所以呀，表示叫眾生你不要盡啊，反光鏡子向外照啊，啊，像那個照相鏡子，盡給人家照相，啊，那個人呢，長的是白色，那個人是黃種人，那個人又是黑種人，那個人呢，啊，是紅種人；這一看呢，你把什麼人都認識了，可是啊，**沒有認識自己**，把自己不認識了，最要緊，就不是認識自己！你若能認識自己，那是啊，就有辦法了。所以呀，這個叫直視不瞬，叫眾生啊，你不要盡往外去找去，要迴光返照，反求諸己。

啊，「口無言說」：那麼迴光返照，這口裏是不是說什麼呢？口無言說，沒有什麼說；但是**沒有說，他也沒有不說的**，啊，說，噢，這個文上說是口無言說，怎麼還沒有不說的呢？**應說而說，不應說而不說**，應該說的就說，不應該說的不說，你相信不？你相信不相信？啊，你不相信，我就這麼講，你願意信就信，你不信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啊，我是這樣講法。

「名為說法」：所以若是說口無言說，怎麼叫名為說法呢？名為說法，就是啊，應說而說，不應說而不說，名為說法，這個是名說法。這就是啊，**佛說一切法，應眾生一切心；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呢？無說無傳，應作如是**

觀。啊，應作如是觀，怎麼樣觀法呢？我也不知道？

啊，「乃至云，有佛國土，動身名說」：又啊，這直視不瞬，口無言說，名為說法，還有呢，還有其它啊，那很多很多的。啊，或者佛一瞪眼睛，這也是說法呢！或者佛一皺眉，也是說法呢！或者，啊，佛一舉手，這也是說法！或者佛一低頭，也是說法！啊，總而言之啊，有為，無為，都是說法。

乃至，啊，有佛國土，有這麼一個佛國土。動身說法，他這個身上啊，一動彈呢，就說法呢！怎麼樣啊，身上動彈，怎麼樣動彈呢？跳舞呢！你說跳舞不是說法嗎？那你若說不是說法，我也說不是說法，算了！

「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」；啊，那麼這個世界一切一切都是在說法呢！不單單跳舞是說法，這個演電影的也是說法，作戲的也是說法，喝酒的也是說法，吃毒藥也是說法，看你認識不認識？你若認識，就是說法；你若不認識呢，就會墮無間地獄。善是說法，惡也是說法，不善、不惡都是說法；啊，法無定法，法不可得，沒有法！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2-017

又香積世界，滄(ㄉㄤ)香飯而三昧顯，極樂佛國，聽風柯而正念成，絲竹可以傳心，目擊以之存道。

這個香積世界，餐香飯而三昧顯：這個香積的世界，有香積如來，有香積的菩薩，有香積的眾生，成香積的如來，這是香積世界。那麼有香啊，就會有臭；可是這個香積世界呢，是只有香而沒有臭。所謂臭，什麼叫臭呢？就是我們這個五濁惡世，這就叫一個臭世界，也叫一個苦世界。

啊，臭世界，這個五濁呀，眾生這個臭氣，充滿了這個世界，所以這叫臭世

界。那麼臭世界，我們人呢，在這住長了，也就不知道它臭了。那個香積世界，一切菩薩眾生在那個地方住長了，也不知道香了。

這個呢，有一種比喻，好像我們人呢，和這個香的花住在一起，那個房裡邊有一些個芝蘭，有一些個放香的的花；你最初啊，到這個香的房子裏邊，覺得香。那麼久而久之呢，就不覺得香了；因為啊，和這個香氣合而為一了，所以呀，就不覺得香了。

你若是啊，常常的住在那個臭魚的那個地方，有一股又腥又臭又難聞那股腥味；你呀，剛才到那個地方，覺得很受不了了，啊！這股氣味太難聞了！可是，你聞的時間久一點了，就不覺得它腥了，也不覺得它臭了，也不覺得它難聞了；為什麼呢？你也變成那個腥臭，那個難聞的那個氣味了，所以呀，與之聚化了。

所以呀，古人說：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即與聚化矣；與不善人居呢，如入鮑魚之室，就好像那個鮑魚，賣鮑魚那個地方很臭的，很腥，啊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亦與之聚化矣；也就啊，和它變成一樣了。

啊，所謂：「善一夥，惡一群，什麼人就找什麼人」。你看，我們這有一些個比丘，在印度呢，就有一個越南的比丘到我們這來；如果我們這沒有比丘，這個比丘，啊，他想來也不能到這個地方；這就是啊，叫善一夥，善的在一起。惡一群，什麼人就找什麼人，

那麼這個香積世界，哈，你猜怎麼樣啊？歡喜香的這個眾生啊，就都啊，往那地方跑，生到那個香積世界，啊，說那個地方香，我們去聞香去了，啊，到那個地方去。這個菩薩，啊，願意聞香的也生到香積世界；羅漢願意聞香的，也生到香積世界去；這個眾生願意聞香的，也生到香積世界去；啊玉帝那個奏樂的樂神呢，啊，也跑到香積世界去。玉帝那不有個嗅香神，專門聞

香，你無論多遠，你若有一股香味，他就聞到了，一聞到就去了；啊，去了，他就，啊，就聞，他就想聞多一點香，啊，這個貪心也不小，跑到那個地方去聞香，這都是有貪香的這個眾生就跑到那個地方去。

可是貪這種香呢，啊，貪香飯，那個飯呢，都是特別香的，啊，比這個巴黎之夜啊，大約更香的多！那麼聞香有什麼益處呢？啊，那個益處就多囉！香積如來呀，他自在呢，他在那個地方坐著不說法，就是放香，啊，聞香又放香，啊，這個香啊，啊，以香塵來轉法輪，轉大法輪。

啊，轉大法輪，這一切的菩薩坐到那個香樹下，聞到這股香味，就得到三昧了，所以說：「飡香飯而三昧顯」：顯呢，也就是成就的意思，就啊，成就這個三昧了。三昧，是梵語，翻譯來叫一個「定」。這個定啊，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從這個香氣來的，啊，從這個香塵。

說是法師啊，你講這一段經文呢，我覺得與佛法不相合。為什麼呢？在佛經上說的，初果阿羅漢就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了，不為這個六塵的境界所搖動。那麼這個呢，怎能說聞香而得到三昧了呢？這豈不是入了色聲香味觸法了嗎？這種「入」啊，不是入那個香塵，而入那個三昧了；這個「入三昧」，和那個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」是一個道理，沒有兩樣，啊，若不信，你研究研究！他沒有得到三昧，那可以說是入；已經證得三昧了，那也無入也無出。

啊，這個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；鼻聞香氣而不動，舌嚐妙味自如如」，啊，這種的境界，你若得到了，你就三昧就顯了；他若得到，他的三昧也成了；我若得到啊，啊，也不會給你講經了；我現在給你講經啊，就因為我沒有得到這個三昧，所以現在在這個地方，啊，亂說亂講，橫說豎說，塵說剎說；啊，說又是無說，無說又要說，啊，所以呀，顛顛倒倒的，也就因為沒有聞到這個香積世界這個香，啊！這麼香！好，不要到旁的世界去了，太香了！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3-018

你看，我記得，我在東北，我們有二十幾個，帶著二十幾個皈依弟子，在那念大悲咒！我們天天就是念大悲咒！每一次啊，跪的那個地方就念兩個鐘頭；哦！這一念大悲咒啊，就變成香積世界了！哦，我有一個皈依弟子，他叫姓鄧叫亥，啊，他就貪心就生出來，啊，一邊念大悲咒，他一邊吸、吸，嗯，吸、吸，嗯，我說，你幹什麼呢？喔！太香了！

所以呀，這個香啊，人人都歡喜的；臭啊，誰都不歡喜的。可是羅睺羅呀，跑到廁所去，他能入定；那麼臭的地方，啊，他在那打坐就入定。但是啊，可沒有像我們這位這個，他一打坐啊，坐的覺得不舒服，他就叩頭，叩頭。你說他給我寫信，啊，才有一個笑話，他稱師父上人，大非菩薩，非，就是不是菩薩，哈哈！大非，(不是飛起來那個飛；啊，就是非的非)；他說大非菩薩，說你大可是大，但是不是菩薩；所以呢，這個徒弟呀，是真認識師父了，他認識師父不是個菩薩，大大的不是菩薩。

那麼現在餐香飯而三昧顯，你說這個香飯，你們願意吃不願意吃啊？安安，你願不願意吃香飯呢？這個香飯比糖都好吃的。「極樂佛國」：這極樂佛國，就是啊，這個極樂世界囉！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在那個地方，啊，來呀，哄小孩子，做babysitter，但是那的baby呀，和我們這的baby不同，那個小孩子啊，又乾淨、又美麗，啊，又肥、又胖，不會黑的；那麼為什麼呢？從蓮華生出來這些個小孩子。

啊，阿彌陀佛看生出來一個小孩子，他就高興的不得了，喔，又有一個弟子，生出來一個，阿彌陀佛笑的嘴都併不上了，哦，說又來一個弟子，所以呀，在那哄小孩子。噢，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唉，這個哄小孩子啊，可把小孩子都哄成佛了；啊，來一個成一個，來一個成一個，啊，這個哄法，

那還真是啊，太妙了！所以這個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在那哄小孩子啊，把小孩子都哄成佛了！

啊，所以叫啊，「聽風柯而正念成」：聽，啊，那個地方，「水流風動演摩訶」，啊，流水，也是阿彌陀佛；颯風，也是阿彌陀佛；都令這個一切聲音都啊，變成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；這種的聲音是妙聲，那麼水流風動演摩訶，演這個大乘的妙法，啊，有七寶池啊，就有花四色；那個水裡呀，所湧出來那個波浪，都是金色的波浪；所以「七珍池，花四色，湧金波」。啊，說是哄baby，那麼他也就來了。

這個演這個摩訶妙法，不但極樂世界是啊，水流風動演摩訶，就是我們這個臭世界，又何嘗不是水流風動演摩訶呢？也是一樣的，不過看你會聽不會聽。你若會聽，就是摩訶；啊，你若不會聽呢，就是摸索，摸索啊，就是用手這來摸，用手摸這叫摸索。摸什麼呢？瞎摸，亂摸，什麼也摸不著；啊，所以呀，越摸就越執著，越執著他越想摸。

所以說「絲竹可以傳心」：絲竹，就是啊，音樂，這個音樂可以傳心的。啊，我這想要說什麼話，不要用口來講；就啊，或者吹簫，或者吹笛子，或者彈那個吉他，或者呀，彈那個piano，那個風琴；啊，我這一奏這個音樂啊，你聽懂音樂的就知道，喔，他說什麼呢，他唱什麼歌啊，他告訴我，啊，說我最討厭你，哦，那麼他一聽就發脾氣了，為什麼你要討厭我呢？為什麼你不愛我呢？所以呀，這個音樂可以傳心，傳呢，這個心聲。

「目擊以之存道」：這個目擊呀，以之存道，怎麼叫目擊呢？就是用目來看，來看，這個擊不是打擊的擊，是用眼睛來打你，啊，你用眼睛一打人，你眼睛就瞎了！這個目擊就是看見，看見，這叫擊。你不要以為這是攻擊，打擊，用眼睛來打人，用眼睛來殺人，不是，就是這麼看。那麼這眼睛一看，以之存道，就有道了，就可以存乎道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4-019

這是有一個公案，在啊，孔子的時候，當時啊，有一個叫溫伯雪子的，不是日本人，當時啊，你不要一聽說溫伯雪子，啊，日本的女人都有個子字，這大約是日本的女人吧！不是的，你不要啊，這麼神經過敏，一聽到啊，你就以為你開了悟了。

啊，這個溫伯雪子啊，是當時一個賢人，孔子呢，就很想見一見這個賢人，說，噢，我可不可以度一度他？啊，叫他來，我和他談一談；但是左寫一封信，那溫伯雪子也不來；右寫一封信，溫伯雪子也沒有來。那麼但是我知道絕對沒有打電報，也沒有啊，打電話，因為那時沒有，啊，所以電話、電報是沒有的，這是啊，我無論如何我知道的，你就說有也不行的，我也相信你不敢說有，為什麼呢？沒有什麼證據。

啊，那麼很久也沒有來！那麼有一天就來了，來了見孔子。孔子一見他，你說兩個人應該談很多話吧？因為他想見他，他也就來見他來，這正是啊，得其所哉了，應該談很多話，have too much talking？可是兩個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都目擊，一句話也沒有講，坐了最少啊，大約有半點鐘的時間，雖然在書上沒有記錄我知道的；因為啊，我想最少是半點鐘，多的時候就是一點鐘，也不會超過一點鐘，也不會少過半點鐘。

那麼一句話沒講，溫伯雪子就走了！啊，不像你們各位，見到一個，啊，或者女人見到男人也迷了，迷了，就talking, talking, too much talking；男人見到女人，啊，也邁不動步了，啊，也就是啊，沒有話也想出來一個話呀，來講一講，這是人情之常，一般人都有這個毛病；尤其呀，啊，這種的慾念太重的人都是這樣子。

那麼孔子，和溫伯雪子，兩位一句話也沒講，就走了；走了，這個子路就覺得太奇怪了，哎！怎麼想要見這麼久的時間，現在渴渴的見著了，怎麼一句話也不談就走了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問孔子，說，夫子；夫子，就是老師，就是師父；夫子，你想見那個溫伯雪子這麼久了，今天他來了，你為什麼兩個人對著，見面了，一句話也不講呢？我們想要聽個故事也沒有啊？我們想要學一點談話的這種的藝術，也沒可學的？

孔子就說，說這個人呢，目擊可以存道啊，沒有啊，**可以容聲**的這種境界了！沒有可說的，沒有話可說的，沒有法子啊，能說出一句話來，啊，這叫啊，彼此都有會心之樂了；在佛教裡也可以說是大約有了他心通了！那麼說孔子有沒有呢？孔子有小小的，不是很大的；他有的時候啊，若是定的時間久了，噢，他知道你想什麼的；可不是像佛那麼大的他心通，這我告訴你們。

所以他那麼多人相信他，他也就因為有小小的小神通。那麼這個溫伯雪子呢，也就明白孔夫子的心，所以彼此都沒有談話，這叫彼此啊，以心印心，有會心之樂。會心，就是明白對方的心了，啊，無話可談了，這叫啊，「**無說亦無傳，應作如是觀**」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5-020

既語默視瞬皆說，則見聞覺知盡聽，苟能得法契神，何必要因言說？

這一段疏文，是華嚴菩薩清涼國師他寫的，「既」：是既然，他說呀，既然；「語」：就是說，「默」：就是不說；語，是說而未說；默，是未說而說；「視」：是視而未視，「瞬」：就是瞬而未瞬。

可是，無論語，你明白了，也是說法！默，你若會得了，也是說法呢！這個視，你若覺了，也是說法！這個瞬，你若是悟了，也是說法！所以說「皆說」。

那麼，語、默、視、瞬都是說法，說的一個什麼法呢？啊，說的一個什麼法呢？我們各位要知道，說自性本有的妙法，自性本具的妙法，不是從外邊聽來的。

也就是啊，六祖大師所說的，始知自性，本自清淨；始知自性，本不動搖；始知自性，能生萬法呀！一切萬法都不離自性，離了自性就沒有法，無法可說。那麼這是啊，語、默、視、瞬都是說法，就看你呀，會得，會不得；你會得也是法，那麼會不得呢，還是法，那個法呀，怎麼樣都是法；可是你呀，會得，就覺悟了；沒有會得，你就是沒有覺悟，沒有明白，沒有明白這種自性的妙法。

「則見聞覺知盡聽啊」：見，是眼睛會見；但是它也會聽；啊，眼睛會見，它也會聽法。耳朵會聽，它也會見法。身，會覺，啊，它也會見法，也會聽法。這個意，是知，啊，但是它也具足啊，這個視、聽、啊，眼動，這種功能。這叫什麼呢？這就叫六根互用了。

六根互用，說什麼叫六根互用呢？啊，這個名詞，是一個很摩登的名詞，我沒有聽過？你沒有聽過現在聽了，就是不是摩登，那就是舊了，聽過就是舊的，沒聽過就是新的。啊，怎麼叫六根互用呢？六根互用也叫六根互助；野叫啊，六根互相代表；啊，眼睛呢，它能代表舌頭，會說話；耳朵呢，啊，它能代表鼻子，會聞香。

你看這個，唉，我不相信這個法？啊，耳朵怎麼會聞香呢？當然你不相信了，你沒有到這種境界，你怎麼會相信呢？是不是啊！那個廁裏那個屎蟲子，那個屎蟲子啊，你對牠講，你說香油啊，是香的，啊，牠說我不相信？我不相信香油是香的，我覺得這個糞坑裏頭是也不錯這個味道，牠認為那個糞坑就是香的。為什麼呢？牠不懂香油那個味道。

那麼你很好的心，假設你若是發菩薩心，想行菩薩道，說是啊，這個廁所裏這個蟲子啊，太苦了，啊，我幫牠搬一搬家囉，啊，也不我也不收搬家的這個費用。於是乎啊，就用這個或者筷子，啊，或者呀，是兩條木頭，總而言之啊，英文都差不多的，那叫chopsticks。那麼把這個蟲子啊，用這個 chopsticks夾著牠，放到香油缸裏；放到香油缸裏你說怎麼樣啊，他說這回呀，你可得到香味囉！在這個地方你住囉！哦，沒用幾個鐘頭，哈，牠都往生了！往生到什麼世界去不知道？但是我想還回到廁所裏去了。你說，因為什麼呢？不接受你這個菩薩幫助牠。

那麼說六根互用，你沒有得到這種境界，也就好像這個道理差不多的。啊，你不相信，就是把你搬到那個六根互用地方去，你說，唉，這個地方很麻煩的，哈，這個東西，眼睛又能吃東西，又能說話，啊，又能聽，又能覺，又能知，啊，他一個人什麼都幹了，啊，那六根都閒起來。其實啊，那六根也能幹，不過它沒有去工作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6-021

那麼不單眼睛能吃東西呀，哈，你全身八萬四千的毛孔，每一個毛孔都會看東西。說這個你在什麼經上看來的？噢！華嚴經上就是嘛！每一個毛孔都能說法，每一個毛孔都能聽、都能見、啊，都能吃東西，都具足啊，這個六根的功能。手腳都能看東西，不要說用眼睛；用眼睛，那太笨，科學時代，啊，那眼睛根本就沒有用，要用那個雷達；啊，所以太空的東西，隨時都可以看得見的。你眼睛能看得見太空嗎？這就是一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那麼一般的凡夫俗子尚且能有這種的神通，何況啊，諸佛菩薩！何況證果的阿羅漢！那麼他若用他的毛孔去看一看東西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他每一個毛孔上都有雷達，都有這個無線電報；所以這個盡虛空徧法界，他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見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你看這個證果的人呢，你看他閉著眼睛的，啊，他那什麼東西都看的很清楚。你看他在那睡覺呢，但是，啊，你偷著去到庫房偷東西吃，噢，他知道的。啊，或者偷著到廚房去偷東西吃，說那我這個守戒，大約沒有人看見，我還算沒有犯戒！你不要問人家看見沒看見，你問你自己看見沒看見。你自己若看見了，那誰都看見了；自己若看不見你自己，那誰也看不見你，沒地方找你去，這個你說妙不妙？

你的手指頭，啊，也會說話，說這個法師，你講的太玄了，嘿，這才不是玄呢！這是一種普通，真玄的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的，說出來就是不玄了，就是不妙了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師，和這個惠明尊者說，惠明尊者問呢，說，上來所說的話仍有密意者乎？說啊，還有比這個再秘密的嗎？六祖大師說，「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」，我說給你的這就不密了，沒有說的那才是密呢！

所以呀，和你講這些個，這不過給你找一個道路，叫你想一想，哦！能有這樣子嗎？那麼你就要追求了，一追求，到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功能，這種的作用了。啊，你到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上，那就是啊，萬能了；萬能了，不單六根互用，啊，這根根都互用，也就是根根都無用了，沒有用了！說，這又怎麼說呢？用而不用，就是不用了嘛！你沒有用，沒有互用的時候你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玩意，很新鮮，噢，我若也用眼睛來吃飯，用眼睛來說話；用耳朵也吃飯，用耳朵來說話，這是不錯；好像那個television，radio，啊，沒有口，它有這個聲音發出來！噢，我若像那個radio，像那個television，這是很妙的，大家都要買一個放到家裏去用，那就糟糕！

你若想做television，做radio，那簡直，那是個死物。啊，你這個呢，這是個活物！一般人呢，都在死物上用功夫，不在活物上用功夫。啊，我們自性裏邊呢，具足這一切的功能，所以呀，我們人都不會用，所以呀，就不能六根互用；你若會了用，啊，又不用了，所以叫「無用」。

那麼這種的話呀，說的多了，也沒有用，所以不說！不說，那麼你們若聽，各位呀，一定會聽；為什麼呢？我說了，你若不聽，怎麼可以的？你沒有法子不聽！所以說「見、聞、覺、知盡聽」，哈！你們這些都是見、聞、覺、知嘛，你怎麼能不聽？你講給我看看，啊，你講給我看看，我不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講什麼！

「苟能得法契神」：苟，什麼叫苟呢？苟，就是或者，假如；假如你能得到這個法了；契呀，這個神，這個神呢，不是那鬼神的神；這個神，就是精神的神；這個精神的神，也就是你那個自性；你那個自性也就是佛性。啊，你契合佛性了，啊，就是啊，返本還原了，沒有到外邊去跑去了，不向外馳求了，不到外邊呢，啊，我丟了東西，到外邊去找一找，找來找去，結果還是在自己的這呢，沒有丟。

好像那個演若達多，啊，照照鏡子，他看鏡子裏頭有一個頭，他說，我這個頭怎麼沒有了？啊，怎麼鏡子裏那個人有頭，我沒有頭呢？各處去跑跑跑跑，到街上去，見到了人就問，喂，老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腦袋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啊，老大爺，我把腦袋丟了，你有沒有法子幫我找一找？他各處去找頭去。你說，這個演若達多太笨了，太笨了，各處去找頭，結果他頭還在他自己的這個身體上長著呢，那麼他各處去找！

你，和我啊，都和這個演若達多差不多，你不要以為很好笑的，笑他找頭，**你們還沒有知道找頭呢！唉！**你知道找頭了，然後啊，就會得到頭了。

那麼說是啊，你若能得法契神了，就「何必要因言說呢」：何必又要藉著這個言語來說法呢？啊，這時候，行也說法，坐也說法，站也說法，臥也說法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是說法呢！都是說法；那麼所以就不必呀，用言語來說法。

這叫什麼呢？這個老子，中國有個老子，說兩句話，我們現在借來用一用，他想不借也不可以的，為什麼呢？他已經老了，我和他打他也打不過我，我還比他年輕，所以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」，處無為之事，什麼也不做；行不言之教，不要說話，這種教化。我們現在呀，也是處有為之事，和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和行啊，言說之教。

那麼我們不要用於一邊，我們都用，啊，有為也用，無為也用；有言說，也說法，無言說，也說法。我們現在，啊，和這個老子說的道理又不同了，他只想懶惰，不要幹什麼，不要說話，這有多自在！OK！我們說話也自在，不說話更自在；自在自在，人人都自在，沒有跑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一 Door05_017-022

況華嚴性海，雲臺寶網，同演妙音，毛孔光明，皆能說法，華香雲樹，即法界之法門，刹土眾生，本十身之正體，

在前邊說啊，語、默、視、瞬，皆說妙法；見、聞、覺、知，盡聽啊，這個圓音。所以現在啊，又把它往深了一層說。

說，「況華嚴性海」：況且華嚴經這種的性海的法門，猶如大海，啊，「雲臺寶網，同演妙音」：在這個雲現出來光明臺，現出來啊，這個寶網樹林；啊，「同演妙音」：一同啊，都說這個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的妙的法音。「毛孔光明」：每一個毛孔，啊，每一道光明，「皆能說法」：每一個毛孔能說八萬四千法門，每一種光明又能說八萬四千法門；八萬四千法門沒有出去這一個毛孔，那麼在一個毛孔，啊，容納八萬四千法門。

「華香雲樹」：這個鳥語花香，這個雲樹，啊，「即法界之法門呢」：你看這個世界上啊，不要說這個，華嚴世界，華藏世界，那個妙的不可思議，你

就啊，想一想我們這個五濁惡世啊，這個花香啊、鳥語啊、這雲樹啊，這都是法界的法門的一種表現，都是表法呢！所以說啊，啊，這個世界上啊，都是在這演說妙法呢！

所以那個誰，龐婆才說啊，「易，易，易，百草頭上祖師意」。那麼所以呀，這華香、雲樹都是說法呢！百草頭上，一切的草木都是在說法，所以說法界之法門。

「剎土眾生」：這個佛的十身，有國土身，眾生身；啊，所以說剎土眾生，這恒河沙數這麼多諸佛國土，這一切的眾生，這都是啊，如來的十身正體呀，這個如來的這個十種身的真正的身體。這個十種身在前邊已經講過，若有人忘了呢，把它再找一找；若啊，記得呢，那是更好了。

于何非教耶？下云：剎說眾生說，三世一切說。又云：一切世間諸境界，皆悉能令轉法輪等，其文非一。

那麼所有的剎說眾生說，啊，前邊說這個國土身，眾生身，這兩種的是最劣，是最啊，不好的；那麼這個不好的尚且說法，那個殊勝的身呢，更能說法了。

所以說啊，「于何非教耶」：啊，這個你說哪一個不是佛教呢？你說哪一個不是說佛法呢？啊，所以呀，這是啊，一個訊問辭，訊問，問，你說哪一個不是說佛法？我們現在呀，在這個世界上，見不著佛；啊，說是佛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佛呀，什麼地方都在，你認識了，什麼地方都是佛；你不認識啊，什麼地方都沒有佛。

所以，啊，他們有的宗教，不知道那是什麼人教他們的，轉圈呢，來打問訊！像看見，往那坐的時候也打個問訊！往那站的時候也個打問訊！他大約是
啊，看見佛了！可是既然那個佛在那坐著，你又坐到佛的上邊，這是不恭敬！

啊，你既然站那個地方，你若那個地方有佛，你站到佛的頭上，又是不恭敬了！可是啊，啊，那麼說無處沒有佛，這是啊，明白佛法的；不明白的呢，什麼處也沒有佛；明白法了，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佛的。

「下云」：下邊呢，那個經文又說了，說，「剎說眾生說」：剎說，就是國土說；眾生說，就是啊，眾生身來說法。「三世一切說」：三世，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是三世都說法。那麼不止三世，啊，三十世、三百世、三千世、三萬世、無量劫啊，這都是說法呢，都在說法。

「又云」：經文上又說，「一切世間諸境界呀」：這一世間，所有的一切境界，不論什麼境界，善境界、惡境界，啊，大境界、小境界；有境界、無境界；是境界、非境界；這都是說法呢，都是對眾說法呢；啊，「皆悉能令轉法輪」：這是諸佛在這說法呢！我們現在看見壞人，那壞人也說壞法呢！我們看見世界上好人，好人在那說善法呢！善人就說善法，惡人就說惡法，這都是現身說法呢！啊，不過啊，說法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在那轉法輪，自己不知道，不之道是轉法輪呢！

啊，「等」：等啊，就說這很多的這樣的文的地方，「其文非一」：很多很多這個經上啊，都說這種道理。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卷第二十二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六攝境唯心體，總收前五，並不離識。唯識等云：一切所有唯心現故。起信亦云：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，一心真如門，二心生滅門；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，以此二門不相離故。梵行品云：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故唯心現。

「第六攝境唯心體」：攝這個境界啊，歸回來這個心；把這一切的外境，都攝回來呀，知道它是唯心所現，這叫啊，攝境唯心體。「總收前五」：啊，這個體呀，攝境唯心體，總把前邊那五種啊，都收回來到一起，啊，「並不離識」：這個前邊所說這五種體，都啊，沒有離開這個八識。

所以「唯識等云」：在唯識啊，那個法上說啊，「一切所有唯心現故」：一切的所有，就是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都是唯心所現。這個心呢，就像個鏡子似的，那麼一切的境界，就都啊，攝歸這個鏡子裏邊。

起信論，「起信亦云」：起信論呢，大乘起信論也這麼說，「依一心法」：就依照啊，根據這一個心法，「有二種門」：分出來有兩種門。「一心真如門」：這個第一的就是真如門。什麼叫真如呢？是無為法。二是生滅門，「心生滅門」：什麼叫生滅門呢？就是有為法，它有生滅的。

「然此二門」：然則呀，啊，雖然這麼說啊，這兩種門呢，「皆各總攝一切法」：那麼這兩種門呢，它啊，攝這一切法，一切法都不出這兩種門。「以此二門不相離故」：因為啊，這兩種門，不相離故，它呀，並沒有分開是兩個，是一個；不過，一邊就是真如門，一邊就是生滅門。

也就好像白天，啊，你就看得見東西；晚間呢，就要睡覺了。那麼生滅門呢，啊，就是人呢，在迷夢妄之中；真如門呢，就是覺悟了。所以呀，這兩種法

呀，不相離故，這個覺悟，和迷呀，啊，只在啊，一念之間，本來沒有什麼分別。

梵行品云：啊，「知一切法即心自性」：知道一切法呀，都是由心生出來的。
「故唯心現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現的。

然有二門，一本影相對，二說聽全收。前中通就諸教以成四句。一唯本無影，謂即小乘，不知唯識故。

在前邊所說這個攝境唯心體，在這個攝境唯心體這一門，又啊，分出兩門，所以說啊，「然有二門」。這二門呢，第一門，就是本影相對門；第二呢，就是「說聽全收門」。在這個本影相對門，這是啊，說的這個一切的教。

說到教啊，有本教，有影教。所以呀，說，「前中通就諸教」：就這一切的教啊，「以成四句」：那麼把它呀，用那個四句偈頌，來呀，表現出來。第一，就是啊，說的唯本無影，謂即小乘教，就小乘，不知唯識故。這個第一呀，是說的小乘。小乘就是阿羅漢，和這個聲聞，緣覺這兩，又叫二乘，又叫小乘，聲聞，緣覺。把它合到一起，就叫啊，小乘。若是分開來講，就叫二乘，聲聞，緣覺。這個緣覺呢，有包括辟支佛了。所以這啊，叫小乘教。

怎麼叫小乘呢？這個小乘，就因為啊，他閉關自守，只知自利而不知利他，只知道有自己，不知道有他人。啊，那麼他範圍也小，心量也小，修行也小，成果也小，所以呀，就叫小乘。小乘的人，就叫自了漢，啊，就自己好了算，不管旁人，所以這叫小乘。

「不知唯識故」：他不知道啊，這一切諸法，都是唯心所現，他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啊，他也不知道啊，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」，這種的圓融無礙這個法門；啊，他不明白「一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也不外一法」，啊，所以小

乘人聽華嚴經，啊，有耳朵可是聽不見這華嚴大法；有眼睛見不著這個盧舍那的真身。

所以呀，啊，如來八萬四千毛孔，孔孔放光，孔孔有佛，坐那成道，坐那說法轉妙法輪；那麼這個小乘人呢，他是不明白這種境界的。所以呀，這叫啊，唯本無影，就是啊，只知道啊，現在，不知道過去的，不知道未來的；他呀，不明白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這個道理，所以他不懂唯識這個道理，這叫啊，唯本無影，這是第一個四句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19-024

二亦本亦影，謂大乘初教，謂佛自宣說，若文若義，皆是如來妙觀察智相應淨識之所顯現，名本質教。

那麼第一呀，是唯本無影，這是說的小乘教。第二呢，就是說「亦本亦影」：那麼這就是啊，由小乘通於大乘了，這叫大乘的初門，大乘的一個開始。這個大乘，和小乘啊，就不同了。大乘，是一成一切成、一了一切了、一修一切修、一證一切證，那麼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

怎麼叫大乘呢？就是因為啊，他成的果位大；他發大菩提心，修大菩薩行，啊，證大菩提果，一切都是大的。為什麼他能證得大？就因為他心大，心若不大，你果就不大；心大果就大，所以我們現在發心，都要發大心；不要把自己呀，看的那麼重，不要以為自己吃了虧了，對自己就是害處。你要捨得捨得，要發布施心，要發供養心，要發持戒的心，要發忍辱的心，要發精進的心，要發禪定的心，要發般若智慧的心。

不要那麼愚癡，啊，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」，拔去你一個汗毛，對世界人有益，你都不幹的！啊，像那個楊子「為我」那麼樣的stupid，那麼樣的

愚癡；啊，也不要那個墨子「兼愛」呀，那麼樣的狂，那個墨子說，哦，誰他都愛，愛！愛！愛！

啊，那麼這個大乘啊，啊，和小乘不同的；大乘啊，是包羅萬有，大乘法，大乘法呀，就是妙法，妙法蓮華經就是大乘。所以大乘，什麼叫大乘？啊，看妙法蓮華經了，那就是大乘法。所以呀，大乘，是包括小乘的，小乘可不能包括大乘；為什麼呢？小乘因為它太小了，沒有法子包的下那個大。

說是啊，哦，法師你講，於一毫端現寶王刹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；那你又說小能現大，大能現小，圓融無礙，無礙圓融；那麼這個小乘為什麼就不能包大乘呢？啊，你呀，你不要聽這個圓融法，那個不圓融法你也想叫它圓融了！小乘它若是能包大，何必又叫小乘呢？小乘就因為它太小了，啊，只知道有自己，不知道有他人，他沒有和啊，所有的人合成一體。

大乘，怎麼叫大？不是他說這個人大、心大、願大；他和所有的人都合成一體了，沒有彼此之分，沒有人我之分，沒有是非之分，沒有善惡之分；說，那他不要善惡混合了嗎？啊，善惡根本就是混合的，你說怎麼能分得開？譬如一個善人，一個惡人，啊，說那是善人，那是惡人，這他們兩個分別的很清楚；那妳在表面看到分的清楚，在實際上啊，根本沒有分，分不開的。

為什麼呢？那個善人，和惡人，所出這個氣，呼吸氣，它都是混合到一起的；你不說，啊，我這個善人呼吸氣呀，單在這一邊；那個惡人呼吸氣單在那一邊，沒有法子分開界限的。你呼吸氣既然呢，彼此都相通，那怎麼又可以分得開呢？所以人與人呢，都是一個的，沒有彼此之分的。

所以，說，那你若這麼講，譬如一個人吃飯，那一般人不會飽的！誰叫那一般人不吃飯來著呢？啊！亦本亦影，我就說老實話，我絕對不騙你們，有的時候會騙你們，但是啊，騙不了的！因為什麼騙不了人？我騙不了自己，所

以我騙人也騙不了的。所以和你們講啊，就老老實實講最好了。

「亦本亦影」：也啊，有這個本教，有這個影想教；啊，這個呢，就是說的「大乘的初教」：也就是那個始教。「謂佛自宣說呀」：說呀，這佛自己呀，宣說這個經教。「若文若義」：不論這個文字的相，或者啊，那個義理的道理，「皆是如來妙觀察智相應淨識之所顯現」：那麼佛所說這個文，和義，這都是啊，本照這個如來的妙觀察智。

妙觀察智，就是啊，你不知道的，啊，他知道了；你覺察不到的，他覺察到了；你見不到的，他見到了；人所不知道的，那麼他知道了，這妙觀察智；啊，妙觀察智這是很厲害的。為什麼呢？它能把眾生的那個骨頭裏邊的事情、肉裏邊的事情、心裏邊的事情都給知道了，啊，你說厲害不厲害！

啊，這像什麼呢？比那個X光鏡啊，啊，還厲害！X光鏡它只知道給你照照你有沒有病，看看他哪個地方生了cancer，啊，有沒有什麼毛病；它不知道你心裏想什麼呢？這妙觀察智這個東西啊，哦，喔，他要說什麼，他要想什麼，啊，都知道了，所以比那個X光鏡啊，還是厲害！

你若有妙觀察智了，啊，他人有什麼病你都知道；不單知道人，地裏頭有什麼都知道的；你有妙觀察智，哦！這個地裏邊呢，若是過去一丈深，這有一百克拉的那麼一塊鑽石，啊，這若拿出來造個廟，用不了都用！但是千萬可不要做這個事情！你若一想在地裏頭拿那個一百克拉的鑽石，那你妙觀察智早就沒有了！為什麼呢？你這想著做土匪了嘛！到地裏邊去打劫去了嘛！所以呀，這個妙觀察智你得不著的。

佛呀，他就地裏邊有什麼寶藏啊，他都不要的，他不會去拿的，所以佛有妙觀察智。你若能以沒有這麼大的貪心呢，你也會有妙觀察智的；我告訴你啊，並不困難！啊！這是啊，佛妙觀察智的相應。

淨識之所顯現，這個淨識啊，就是啊，清淨到極點了，啊，就是那個八識，又叫「白淨識」。這個淨識啊，就是沒有染污心、沒有貪心、沒有瞋心、沒有癡心，才能得到妙觀察智呢！所以呀，雖然說那麼妙，妙觀察智也是不容易得的，不是那麼隨便呢，你就，哦，我也想得到一個妙觀察智！哦！那麼容易呀，那人人都有了！啊，不是像買塊豆腐似的，說，我給你五毫子，你給我四塊豆腐！啊，顯現。

「名本質教」：這是啊，本質教，這個呢，是本來的這個這種的教，也就是大乘教，也叫本質教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0-025

故佛地論第一云：有義，聞者善根本願增上緣力，如來識上文義相生；此文義相，是佛利他善根所起，名為佛說。

「故佛地論第一云」：在佛地論呢，第一說了，「有義，聞者善根本願增上緣力」：那麼有這麼一種啊，道理，就義理，若是啊，有人能聽見這種義理的，就能增長他的善根，啊，也因為他本原有善根，所以才能聽聞到這種的妙法，啊，聞見這種妙法，又能更增加他的善根，這叫啊，啊，增上緣力；增上緣，啊，互相幫助，你幫助我發菩提心，我幫助你成菩提道，啊，互相啊，幫助，這叫增上緣力。

「如來識上」：這是啊，在如來的識上說，啊，「文義相生」：這個文也幫助義，義也幫助文，這互相啊，能生出來這種的增上緣。啊，「此文義相」：這個文義相啊，「是佛利他善根所起」：這個是佛呀，就是利益一切眾生，利益他這種的善根呢，所生出來的。「名為佛說」：那麼這種的道理呀，這都是佛所說的道理。

若聞者識上所變文義，名為影像。佛地論云：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，聞者識上，文義相生。此文義相，雖親依自善根力起，而就強緣名為佛說。故二十唯識論云：展轉增上力，二識成決定，護法論師等皆立此義。

「若聞者識上所變文義」：前邊呢，這說，「唯本無影」，這小乘；大乘呢，是「亦本亦影」，這大乘。前邊說這一切的善根，增上的緣力，幫助它生長。所以說若聞者識上所變文義，若，就是假設；聞者，就是啊，聽法的人。聽法的人在他這個淨識上，在他這個識上，所變化的這個文，和這個義，那麼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影像，「名為影像」。

「佛地論云」：在啊，有一部論叫佛地論上又說了，「如來慈悲本願」：說是啊，佛呀，以這個大慈大悲的，多生多劫所發的這個大願大力，所以呀，有這個「增上的緣力」。「聞者識上，文義相生」：啊，誰聽到啊，這個如來所說的這個法，藉著如來這個大慈大悲、大願大力，那麼使這個聽者呀，在這個識，淨識上啊，文義相生，這個文義呀，互相生起，互相啊，由藉；就是你呀，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，文就幫助義，義又幫助文，那麼互相啊，這叫互相由藉。

啊，「此文義相」：這個文義呀，文和這個義，相生出來這種的相。「雖親依自善根力起」：雖然是啊，他是因為啊，他自己這種的善根生起來的，「而就強緣，名為佛說」：若是啊，就這種很強壯的，很有力量的這種的因緣來說，這是說佛說的，佛說啊，這種的教。

「故二十唯識論云」：所以呀，在二十唯識論上啊，有這麼幾句話又說，「展轉增上力，二識成決定」：說這個展轉增上力，展轉，也就是前邊呢，所說的那個增上的那種力量。怎麼叫展轉呢？就是你呀，轉給我，我又啊，轉給你，這麼好像輪迴似的。那麼這種力量，增上力，二識，二識啊，就是這個

本，和這個影像，這兩種識啊，成決定，是決定了。

「護法論師等」：護法，這有論師叫護法，論師等，還有其他的論師，「皆立此義」：都是啊，用這個義理。

然云文義相生，復說五心集現，謂如說諸行無常。即有四聲四字四名，一句，及所詮義，此十四相於聞者識上聚集顯現。然西方多釋，今略舉其一。

「然」：這是說上邊呢，這個道理。「云」：這個「文義相生」這個道理呀，「復說五心」：又往多、往深來講一講，這裏邊有五個心；這五個心呢，在後邊呢，就有講，第一呢，就是「率爾，率爾的心，心所」；第二呢，是「尋求」；第三，是「決定」；第四啊，「染淨」；第五，就是「等流」；這五個心所。這在八識啊，講百法上都有這個五個心所，啊，復說五心。「集現」：它們集聚而現出來的。

現出啊，什麼呢？謂如說，譬如啊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諸行無常」這四個字。

「即有四聲」：它有四個音聲，諸，一個諸的聲音；行，行聲音；無，無的聲音；常，常的聲音，那麼這有四聲了。有四聲啊，又有「四個字」：一個諸字，一個行字，一個無字，一個常字，這四個字。

那麼有「四名」：四個名字。這四個字啊，不是都念一個音，有四個音，又叫四個名字，諸，是諸的名字；行，是行的名字，也可以說是音，行的音；無，是無的音；常，是常的音；這叫四個名字。

那麼合起來這叫「一句」：諸、行、無、常合起來了，這叫一句，有一句話了。那麼有一句話，就這一句話，若是梵語，沒有學過梵語你也不知道這一句梵文是什麼；若是英文，你沒學過英文的，你也不懂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；那麼你沒有學過中文的，也不懂中文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。那麼現在這是啊，

中文，這一句話，這一句話諸行無常，它有什麼義理呢？

這所以說「所詮義」：和所詮的義。這個就是四個聲、四個字、四個名，加上一句，這前邊三、四，一十二，再加上一句，再加上所詮顯的這個義理，這「十四相」：這**一句話，就有十四個相**。所以佛法你若分析起來，那是無窮無盡的；甚至於這一個字，就分出來有多少個相。

所以此十四相，現在懂了沒有？懂了。哎，那你這佛法就沒有白學，這個師傅是可以教化你的，你不可以教化師父的，是不是啊！

「於聞者識上」：聞者，就是聽法的這個人，識上，在他的識上。啊，「聚集顯現」：聚集顯現有這五種的心，聚集顯現。「然西方多釋」：若是在印度啊，來講這個道理，很多很多的，他們那個說的更詳細。「今略舉其一」：現在呀，就說這一種，啊，說這一種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1-026

謂如說諸字，有率爾尋求二心；然未定知諸字所屬無決定心。次說行字，由先熏習，連帶解生，有三心起，謂率爾尋求決定，以決定知諸字所屬一切行故。

那麼所說這個「諸行無常」，就這四個字，就有十四種的相。這個解釋的方法有很多，那麼總攝起來，有五種的集聚心顯現出來。那麼現在是單說這個這一種的解釋法。

這所說的「謂如說諸字」：就是啊，譬如說這個諸字，一開始就是諸，這個諸字啊，聽起來，就單聽這一個諸字，就有一個「率爾」，一個「尋求」，這兩種心。怎麼率爾呢？什麼叫率爾？率爾就是啊，沒有加思索，很粗的表

現出來，表現出來，沒加思索，沒加研究，就這麼，啊，人家說這一個諸，喔，你這突然間就很粗的那我知道了！啊，好像知道，但是呢，又不知道，啊，又不知道這個諸是個什麼諸，所以就有尋求心來尋，什麼諸呢？

聽這個諸字，諸是有的地方當「多」字講，啊，所以呀，就要尋求了。有的地方又當語助詞，這又啊，成了一個「率爾」了，率爾啊，就是找不到什麼，突然間這兩種心。這一個諸字，就具足啊，這兩種心。但是啊，單說這一個諸字，就沒有決定性。

沒有決定性，所以說，「然未定知諸字所屬」：它是屬於什麼呢？屬於哪一種呢？這個諸太多了！啊，諸眾生，這也是個諸；諸人，也是個諸；諸狗，也是個諸；啊，那麼諸天，也是個諸；諸地，也是個諸；究竟是哪個？所屬的哪一種呢？所以說，未定知諸字所屬，它屬於哪一個諸呢？所以因為這，就有個尋求心了，啊，沒有決定心，「無決定心」。

沒有決定心，「次說行字」：那麼說出這個行字，哦，知道了，這是決定了，是行呢，啊，原來是一切行，這決定了；決定這個，定出來這個一定了，這個諸行。這所以說行字。

「由先熏習，連帶解生」：因為啊，以前的熏習，這種啊，習慣，學習的，連帶著就明白了，明白就有決定了。啊，「有三心起」：這個呢，有三種心起，這行字就有三種心起。這是說的什麼？就是說有率爾，又有尋求，又有決定了，三種心。以決定知諸字所屬一切行故：這個呢，就是以決定，知道啊，這個諸字，屬於哪一種了，啊，原來屬於一切行。

聞諸行字，雖知自性，然未知義；為令知義，復說無字。但有二心，謂率爾尋求；未有決定，以未定知無字所屬。

「聞諸行字」：在前邊呢，說諸行這兩個字。諸字就有率爾，有尋求這兩個心所。這個行字呢，就有這三個心所，就是率爾、尋求、決定。

雖然說是啊，聽見這個諸行這兩個字，但是還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，還沒有完全明白這個意思。所以說「雖知自性，然未知義」：雖然說啊，這諸行啊，屬於自性的心所法，但是還沒有知道這個義理，義理是什麼義理呢？「為令知義」：因為啊，要教這個聞者，在聽法的這個識上啊，知道這個義理了，知道它是什麼意思，啊，「復說無字」：才說啊，出來這個無字。

這無字一說出來了，啊，就知道，喔，這是個意思了，這知道啊，這個有義。但是不知道什麼所屬的是什麼義？還沒有知道！所以這個，無字啊，又有兩個心所，就是啊，率爾，和尋求，這兩個心所。「未有決定，以未定知無字所屬」：因為啊，沒有決定啊，知道這無字又所屬什麼意思，所以他沒有決定，這個無字上啊，也就是率爾、尋求這兩個心所，沒有那個決定的那個心所。

後說常字，由前字力展轉熏習，連後字生，具起五心，謂率爾尋求決定染淨等流，於最後時四字周圓方能解義。總十二心，初二次三，次二後五，故有十四相，義如前說，餘如別章。

在前邊說出來啊，「諸、行、無」這三個字啊，這個意思還沒有啊，具足，沒有啊，說清楚究竟是什麼無呢？啊，是無什麼呢？啊，是無我呀？是無人呢？是無眾生啊？還是無壽者呢？啊，所以呀，就用這個尋求這種心所去找去了。

那麼等到後邊說出這個「常」字來，喔，原來是「無常」啊！「由前字力」：由前這個「諸」字的力量，「行」字的力量，「無」字的力量，「展轉熏習，連後字生」：那麼展轉，啊，熏習，這麼樣子啊，在這心裡邊呢，那麼展轉

熏習，啊，連後邊這個「常」字生出來，「具起五心」：那麼就具足了有五種的雜心，這個心所。

這五種心是什麼呢？這候編這個常字啊，它具足啊，這五個心所，是率爾，和這個尋求，決定，還有個染淨，等流，這個等流心所，這五個心所。「於最後時四字」：最後這個「常」字說出來啊，這是最後四字了，這是一句；所以說「四字周圓」：這個四字啊，都有了，「方能解義」：你呀，才能啊，明白這個義了，喔！原來是諸行無常啊！一切我們不是常的，說，啊，明白這個意思了！

「總十二心」：這個總起來呀，前邊這有十二個心。前邊說那有四聲啊、四字、四名啊，又加上句、義呀，這十四相啊，這現在這個有十四個，也是有十四個相，前邊這有十二個心。

「初二」：就是有率爾，有尋求；「次三」：有率爾，有尋求，有決定；「次二」：還是啊，有率爾，有尋求，沒有那個決定；「後五」：後邊那個常字啊，就有五個心所了，有率爾、有尋求、有決定、又有這個染淨、又有等流這五種的心。「故有十四相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啊，就有十四種的相。

「義」：有這個意思。「如前說」：好像前邊呢，那個說的那個道理似的；「餘如別章」：若是啊，啊，再講多一點呢，就要參考其它的那個卷了，章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2-027

三唯影無本，謂大乘實教，離眾生心佛果，無有色聲功德，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。大悲大智為增上緣，令彼所化根熟眾生心中現佛色聲說法，是故聖教唯是眾生心中影像。夜摩偈云：諸佛無有法，佛於何有說？但隨其自心，

謂說如是法。龍軍堅慧諸論師等並立此義。

第三呢，是「唯影無本」：只有這麼一個影像，啊，沒有什麼法可說的。這是說的什麼道理呢？這是說的「大乘實教」。「離眾生心佛果」：說這個大乘啊，就佛教，也沒有眾生，也沒有心，也沒有佛果，都離開了，空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啊，「無有色聲功德」：也沒有形色，也沒有音聲，也沒有功德。

啊，那麼有什麼呢？「唯有如如」：那個如如啊，就是如如理。唯獨就有一個如如理呀，契合這個如如的智；除了如如理，和契合如如智之外，沒有什麼。所以說啊，就是如如理，和「如如智獨存」，存在的。

還有什麼呢？還有一個大悲心，和這個大智慧，「為增上緣」：作為呀，一個增上之緣修行。「令彼所化根熟眾生」：使令啊，那一些個根機已經熟了的眾生，「心中現佛色聲說法」：在那個根熟的眾生心裏邊呢，自己就會顯現出來，諸佛呀，這個色聲在那說法；若根沒熟的呢，他就見不著佛法。

「是故聖教唯是眾生心中影像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說啊，「唯影無本」，這個一切佛所說的聖教啊，就是眾生心裏頭的一個影像而已。

所以在夜摩天呢，夜摩天神呢，他說啊，有一首偈頌，說的很有道理，說的很好的。說什麼呢？說啊，「諸佛無有法」：諸佛並沒有說法，「佛於何有說」：諸佛既然沒有佛法，那麼佛又有什麼法可說呢？啊，是無法可說的。

「但隨其自心呢」：但隨這個根熟的眾生他自己的心，啊，「謂說如是法」：他說，喔，佛呀，這說這樣的法！啊，「龍軍」：這個龍軍呢，是個論師的名字，「堅慧」：也是個論師的名字。「諸論師等」：他們幾個人，「並立此義」：都立的這個說法都是啊，這個「唯影無本」這個宗旨。

四非本非影，如頓教說，非直心外無佛色聲，眾生心內影像亦空，性本離故，亡言絕慮，即無教之教耳。須彌偈云：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淨名云：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。龍樹等宗多立此義。

「四非本非影」：這是啊，隨說隨泯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。「如頓教說」：好像頓教啊，那麼樣說。「非直心外」：不是啊，在這個直心這個道場啊，的外邊，「無佛色聲」：那麼在這個直心的外邊，沒有佛啊，的色聲。「眾生心內影像亦空」：那麼在眾生的心裏呀，前邊說「唯影無本」，有個影像；現在啊，眾生心裏邊的影像也空了。

啊，「性本離故」：這個佛性啊，是離一切執著的。既然離執著了，那麼又有什麼法呢？又有什麼影，又有什麼本呢？所以說非本非影。「亡言絕慮」：這個亡言呢，也可以說是無言；也可以讀成無字，無言絕慮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也沒有什麼可思慮的，「即無教之教耳」：這個這種法叫無教之教，啊，無功用道。

「須彌偈云」：在啊，這個神呢，有個偈頌說了，「法性本空寂呀」：說這個法的自性啊，本來是空寂的，「無取亦無見」：你也沒有法子把它拿來看一看，你也沒有法子啊，用眼睛來看一看。「性空即是佛」：你真能啊，到這個性空這種程度，這就是佛的本來面目。「不可得思量」：這個這種境界不是用你的凡夫的心量啊，來思量啊，它能知道的。

「淨名云」：在這個維摩經也說，啊，「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」：啊，談到這個說法的，沒有可說的，沒有可指示的。「其聽法者」：啊，那麼聽法的這個這一類的眾生，「無聞無得」：也沒有啊，所聞，啊，也沒有所得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啊，「龍樹等宗啊」：這個龍樹菩薩，這個宗，叫唯識宗。啊，龍樹菩薩，「多立此義」：他呀，立的這個道理，和這個意思是相同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3-028

此前四說，總合為一，圓融無礙，自淺之深，攝眾生故。

此前四說：前邊呢，這四種的說法，第一種，就是「唯本無影」。啊，第二種，那麼「亦本亦影」。第三種啊，「唯影無本」。第四種，是「非本非影」。這四種的說法，「合而為一」：把它合起來成一個，「圓融無礙」：這個道理呀，是圓融無礙。「自淺之深」：由淺呢，說到深，由近說到遠，由小說到大，由粗說到細；這一切的說法，無非呀，都是攝化眾生的一種法門。

第二說聽全收中，成二四句。

一約同教，以成四句，謂一佛真心外無別眾生，以眾生真心即佛真心故，則唯說無聽，故所說教唯佛所現。

第二啊，是「說聽全收中，成二四句」：成啊，兩種的四句。說，是佛說；聽，是眾生聽。那麼現在，說也沒有說，聽也沒有聽，啊，全收，全呢，把它收起來；中成二四句，說啊，兩種四句。

第一種，就是「約同教」：啊，前邊所講那個同教啊，「以成四句」：成這個四句。怎麼說呢，這個四句？「謂一佛真心外無別眾生」：這是一句。「以眾生真心即佛真心故」：以這個眾生的真心呢，也就是佛的真心，因為這個佛和眾生沒有分開。「則唯說無聽」：若是這樣的用這個道理來講，就是唯說無聽，佛呀，只說法，沒有人聽。「故所說教」：所以所說這種教啊，「唯佛所現」：這是佛自己所現出來的。

二眾生心外更無別佛，以佛真心即眾生真心故。則唯聽無說，故所說教即眾

生自現。梵行品云：知一切法即心自性等。

三佛真心現時，不礙眾生真心現，故說聽雙存，二教齊立。

第二呢，這個「眾生心外，更無別佛」：心，佛，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，所以說在眾生的心外邊，沒有其他的佛。「以佛的真心」：以佛啊，他啊，所具的真心，「即眾生真心故」：這就是眾生的真心。「則唯聽無說」：那麼這就是啊，眾生聽法，眾生說法，不是佛所說的法。「故所說教」：所以呀，這所說的這個教，「即眾生自現」：佛雖然說這個教法呀，也就是眾生的真心自己現出來的。

所以在這個梵行品呢，說，「知一切法」：明白一切法，「即心自性等」：這個一切法不離眾生的自己的心性，離開眾生的心性，無法可說。

「三佛真心現時，不礙眾生真心現，故說聽雙存」：這個第三呢，佛這個真心現的時候；那麼佛真心現呢，眾生的真心就不能現了！不是，不妨礙眾生的真心現，同時啊，顯現，同時無礙；故說聽雙存，所以呀，啊，也有說法，也有聽法的，這兩種啊，都雙存；「二教齊立」：這兩種的教啊，也是一起呀，都建立起來。

四佛即眾生故非佛，眾生即佛故非眾生，互奪雙亡，則說聽斯寂。故淨名云：夫說法者無說無示，其聽法者無聞無得。

二約別教以明四句，謂由不壞相，生佛互在故。

前邊這個同教的四句，第一，說這個「唯說無聽」。第二呢，「唯聽無說」。第三呢，是啊，「也有聽也有說」。第四呢，「現在也沒有聽也沒有說，說聽斯寂」。

第四，這個佛呀，就是眾生，「故非佛」：所以啊，佛也是眾生，所以又可以呀，不成佛。「眾生即佛故非眾生」：眾生也就是佛，啊，所以呀，又沒有眾生了；這是啊，佛也沒有了，眾生也沒有了，啊，這叫啊，「互奪雙亡」：都沒有了。

你若有一個佛，又有佛的執著；有眾生，就有眾生的執著；現在呀，把這個佛，眾生啊，都空了，啊，互奪雙亡。「則說聽斯寂」：說也沒有說了，聽也沒有聽了，啊，都啊，寂靜了。

「故淨名云呢」：在淨名啊，經上說了，「夫說法者呀」：說這個，談起來呀，這個說法的這個問題，「無說無示」：說法的人呢，也無所說，也無所示，沒有什麼指示給人。那麼「其聽法者呢」：說法是無說無示啊，其聽法的怎麼樣啊？啊，「無聞無得」：也沒有所聞，也沒有所得，這才是啊，真正的般若。

「二約別教」：第二啊，是說的別教，「以明四句」：也是用四句呀，來表明它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是說的「由不壞相」：這個生也不壞，佛也不壞，這個不壞相，「生佛互在故」：眾生啊，和佛呀，都互相存在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4-029

一眾生全在佛中故，則果門攝法無遺；生尚在佛心中，況所說教不唯佛現。故出現品云：如來成正覺時，於其身中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。

那麼一呀，這個「眾生全在佛中」：所有的眾生啊，都在佛的法身裏邊，沒有啊，超出佛的法身之外。「故則果門」：這果門呢，就是成佛，這叫果門。

「攝法無遺」：已經成佛了，這個所有的法都啊，包括了，沒有剩下的法。啊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是在佛的心裏邊，也在佛的身裏邊，也在佛的性裏邊。

「生尚在佛心中」：這一切眾生啊，都是在這個佛的心裏邊，「況所說教不唯佛現」：況且啊，所說的佛教法，況且佛所說的教法，不唯佛現，豈不是都是佛現嘛！不唯佛現呢，你不要講成一個「不是佛現」的，這也是佛現的。那麼眾生都在佛的心裏邊，況且這個教呢，啊，怎麼又會不是佛所現的呢？是這樣子。

「故出現品云呢」：所以呀，這個出現品呢，有這麼幾句經文說了。說，「如來成正覺時啊」：說，佛呀，成佛的時候，啊，「於其身中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」：佛成佛呀，不是單單看是佛自己成佛，一切眾生啊，在他身裏邊的眾生啊，都成佛了。

啊，所謂：「百界作佛呀」，一百個世界去成佛去；這一百個世界並沒有啊，超出佛這個法身之外，所以呀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在他身裏邊呢，這些個眾生都成正覺了。

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」：不單成正覺，而且呀，由他轉法輪教化眾生，然後啊，入大般涅槃，佛呀，都見到。若是這樣子，所以呀，我們眾生，和佛呀，並沒有離的很遠，很近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六祖大師才說，啊，你離我在就是十萬八千里，你若相信呢，也是啊，在我的身邊；你就在我的身邊，你不相信我，也就等於離十萬八千里一樣。

那麼我們在佛的法身裏邊，我們在佛的身裏邊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？啊，就好像呢，我們身裏頭，我們身裏頭也有眾生，我們現在啊，是眾生的眾生。我

們是個眾生了，我們身裏邊又有很多眾生，那個眾生有無量無邊的那麼多眾生。等我們成佛了，我們身裏邊那些個眾生也就跟著成佛了；我們若做鬼了，喔，那些個眾生也跟著變鬼了。

所以呀，唉，成佛，和做鬼，雖然不同，但是啊，是一個時間的問題，將來呀，還是都成佛的！那麼所以呀，就說，佛啊，**眾生是佛心裏邊的眾生，佛是眾生心裏頭的佛**，彼此啊，沒有離開。

那麼現在啊，人人都很忙，這個忙啊，就是修行，修行就要忙；你若不忙啊，就生了懶惰了，閒著，就該打妄想了。那麼若是啊，天天忙，這就是啊，修道。有的人修行啊，特別要找一點工來做，啊，因為我們這個心呢，都像個猴子似的，它若沒有工作，它就要東跑一趟、西跑一趟、南跑一趟、北跑一趟、上跑一趟、下跑一趟，啊，上、下、四方，這六方啊，它都要跑遍。

所以忙一點呢，就給這個猴子找一點工作，並且這也是護持道場。道場有事情啊，就要看成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啊，和這個道場分開。**道場，就是佛的道場**，我們在這我們就是眾生，我們眾生，幫助佛的道場，佛就幫助我們眾生來成佛。所以呀，你無論做什麼，都要用一個真心去做；你有一種真心呢，那就有感應。

好像做工啊，做工也是和打坐是一樣的；你這做一心不亂了，也是和念佛一樣的。你做工做的這個得到這個做工三昧了，啊，那也是參禪，所以這就看你怎麼樣做法！我們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無論做什麼，都是可以修道的。你會用功啊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是用功的，都是做工的；你不會用功啊，啊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是打妄想的。我們現在啊，大家都啊，來護持這個佛的道場，來成就**眾生的佛**！

又佛性論第二如來藏品云：一切眾生悉在如來智內，故名為藏，以如如智稱如如境故。一切眾生決定無有出如如境者，並為如來之所攝持，故名所藏眾生為如來藏。

又啊，在有這個「佛性論第二如來藏品云」：佛性論呢，是一部論的名稱，佛性論。在他這個第二啊，如來藏品，專呢，論這個如來藏的這一品裏頭說，他說，「一切眾生啊，悉在如來智內」：說是啊，所有一切的眾生，沒有超出去如來的智慧之外，都是在這個如來這個大圓鏡智裏邊呢，啊，來影現著；影現呢，在這個大圓鏡智裏邊、平等性智裏邊、妙觀察智裏、成所作智裏邊。

那麼這個四智啊，就包括一切眾生在內了，無論哪一個眾生也沒有超出去如來智之外，故名為「藏」：所以呀，就叫「如來藏」，因為它裝的東西太多了；盡虛空徧法界，所有一切的眾生，都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包藏著。所以才名啊，叫這個如來藏。

「以如如智，稱如如境故」：以這個如來的這個如如的這種智慧，正和這個如如的這個境界相稱。這個境界有多大，如來這個如如智也就有多大。啊，那麼這個如如智，如來的如如智有多呀，廣，這個如如境也有多廣；也不會多，也不會少，所以才叫一個稱，相稱故。

「一切眾生啊，決定無有出如來境」：所有的眾生，都在這個如如境的裏邊。這如如境，也就是啊，如來的境界。眾生沒有超出這個如如的境，所以呀，啊，「並為如來之所攝持」：所有的眾生都是在如來的攝化之中，教化之中。故名所藏眾生為如來藏：所以呀，給它起個名，把這個所包藏的這個眾生啊，啊，為如來藏，這個名字啊，叫如來藏。

又下出現品中，明三世劫剎眾生，所有心念根欲，尚皆一身頓現，況佛智廣

大同虛空耶？

「又下出現品中」：在這個華嚴經啊，出現品裏邊，「明三世劫剎」：明啊，過去世的劫剎，現在世的劫剎，未來世的劫剎，這麼多的眾生。「所有心念根欲」：那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好像塵沙那麼多的眾生，所有的眾生的每一個眾生的心，和念，根欲，他的根性，啊，他所歡喜的，「尚皆一身頓現呢」：尚且呀，就在如來這個一身頓然顯現；頓然顯現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同時顯現。

啊，「況佛智廣大」：況且佛的這個如如的智慧呀，廣大無邊，盡虛空徧法界，「同虛空耶」：和虛空是一樣的呢！啊，你說哪一個眾生超出虛空之外去了呢？所有的眾生都在虛空裏邊。佛的智慧，啊，佛的法身，也就好像虛空那麼廣大，那麼包羅萬有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6-031

二佛在眾生心中故，則因門攝法無遺，佛尚在於心中，況所說教非眾生心現？故出現品云：菩薩摩訶薩，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。何以故？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。

前邊，說是啊，眾生在佛的心裏頭。那麼說是啊，眾生在佛的心裏頭，佛的心呢，因為大，所以眾生啊，都包括在佛的心裏邊，啊，如來藏。可是啊，佛呢，也是在眾生的心裏邊；眾生的心本來就是佛，就是佛心，和佛呀，是無二無別的，沒有兩樣。啊，佛教化眾生，眾生教化佛，是啊，互相教化，互相接引。所以有的時候說佛不度眾生，眾生自度；有時候又說啊，佛度眾生，令一切眾生皆成佛道。

那麼現在有這種的道理，佛和眾生的心是一個的；所以說啊，眾生在佛心的

裏邊，佛也在眾生心裏邊，這才是平等呢！若是單單眾生在佛的心裏邊，佛不在眾生的心裏邊，這麼就不是圓融法了；佛呀，啊，和我們眾生不同了，我們不能成佛了。我們現在呀，和佛是無二無別的。

「則因門攝法無遺」：前邊是「果門呢，攝法無遺」。現在這「因門呢，也是攝法無遺」，也是啊，包括一切的佛法，都在這個眾生的心裏邊。雖然它是因門，因，就是眾生；果，就是佛；那麼因門呢，也包括一切法。

佛說一切法，因為教化眾生；若沒有眾生，佛也沒有工作了。所以呀，眾生成佛，佛又教化眾生，互相教化。有的眾生成佛了，啊，他說我還有一些個親戚朋友啊，啊，我那些個眷屬還都沒有成佛呢！啊，我還回去接他們去；於是乎啊，又從那個常寂光淨土又回來呀，做眾生，和眾生啊，是一樣的。啊，他那個一舉一動都和眾生是一樣的，但是他可是成過佛的！

成過佛的，那麼和眾生又有什麼分別呢？有什麼不同呢？**他不過啊，沒有眾生那麼迷了，清醒一點**，啊，始終啊，他明白自己應該修行，自己應該呀，哎，行苦行，修無上道，「上求佛道，下度眾生」，啊，他總啊，發願來教化眾生；眾生對他怎麼樣子不好，他也不捨一眾生，一個眾生他也不捨，啊，這麼樣子啊，啊，來教化眾生。所以呀，因門攝法無遺，所有法都包括了。

「佛尚在於心中」：佛呀，尚且在這個眾生的心中，「況所說教非眾生心現」：況且他**所說的這個教法呀，豈不是眾生心現出來的嗎？**啊，一定是眾生心現出來的，因為啊，佛在眾生心裏邊嘛！

「故出現品云」：所以呀，在出現品又說了，說，菩薩摩訶薩，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：這個菩薩摩訶薩也是個眾生啊，這叫**大道心的眾生**。所以現在說啊，這個佛在眾生心裏邊呢，就是在這個大菩薩摩訶薩的心裏邊。啊，那麼小菩薩有沒有呢？有沒有佛在他眾生裏邊呢？啊，那麼我們這凡夫又有

沒有呢？你若相信有就有，你相信沒有，那我說有你也不相信；你若相信有，我說沒有，你也不相信。所以呀，這一切唯心造！你明白這個邏輯學啊，這沒有什麼問題的。

啊，這個菩薩摩訶薩呀，「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」：啊，你這個自己這個心裏，念念修行，這個念念有佛成正覺，轉法輪的。你若念念想造罪業，啊，那就啊，入地獄了；你念念修行，啊，那就是就等於成佛一樣。所以呀，啊，**心念呢，不空過**，你心裏呀，若是念念菩提，你就念念成佛；你若念念煩惱呢，就念念成魔。要念念才有佛成正覺，在那成佛呢！

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緣故呢？啊，「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」：啊，那個佛成正覺啊，用什麼成的正覺呢？也沒有離開這個眾生這個菩提心，沒有離開這個菩提心成正覺。啊，都是因為發菩提心，成正覺、成佛的。

「故如自心呢」：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，悉有佛成正覺：所以呀，啊，一切佛呀，也和自己的心是一樣的，和自己的心，「心、佛、眾生，這個三無差別」，沒什麼分別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7-032

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，悉有佛成正覺。此明佛證眾生心中真如成佛故，本覺無異，以始同本，總在眾生心中。從體起用，應化身時，即是眾生心中真如用大，更無別佛。如起信中多明此義，而是自心體用。今以此經心佛眾生無差別故，佛證眾生之體，用眾生之用。

前邊呢，說這個佛呀，在這個眾生心中；又說呀，這個大菩薩，常常啊，知道自心念念有佛成正覺。因為這個諸佛呀，都沒有離開這個真心，所以呀，就像自心成自心的佛，教化自心的眾生。

「一切眾生心」：那麼一切的眾生心呢，「亦復如是：啊，也都是這樣子。前邊說這個大菩薩心這樣子，現在眾生的心也都應該這樣子。啊，「悉有佛成正覺」：一切眾生的心裏邊呢，都是念念有佛成正覺。

「此明佛證眾生心中真如成佛故」：這個呢，這是說明了，這個佛他證得眾生心中的真如本體，成就佛道；所以呀，「本覺無異」：這個本覺，佛的本覺，和眾生的本覺，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，所以叫本覺無異。

「以始同本，總在眾生心中」：那麼這個本覺沒有兩樣；這個始覺，同這個本覺，總在眾生心中，都是啊，由眾生的心裏邊呢，生出來啊，始覺和本覺，都沒離開眾生的心。

不過怎麼樣呢，「從體起用」：從這個體上啊，生出這個用，「應化身時」：在這個應化身時，啊，佛現應身，化身的時候。「即是眾生心中真如用大」：這是啊，就眾生心裏邊的那個用的大，的變化。啊，眾生心就體大、用大、相大；那麼這個應化身時，這是眾生心裏邊的一個用大，「更無別佛」：不是有在眾生的心外邊另外有一個其他的佛，啊，不是的。

「如起信中」：在起信論裏邊呢，「多明此義」：那麼很多的地方都講這個道理，「而是自心體用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自心的體用，啊，的關係。「今以此經」：現在以這個華嚴經，「心佛眾生無差別故」：心就是佛，佛就是眾生，眾生又是心；那麼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的緣故。「佛證眾生之體，用眾生之用」：這個佛呀，成佛呀，是證得眾生這個本覺的體，啊，而生出啊，在這個體上生出種啊，用，眾生之用。所以呀，那麼佛，和眾生，和心，本來是分不開。

三由前生佛互相在時，各實非虛，則因果交徹，隨一聖教全在二心。故眾生

心中佛，為佛心中眾生說法；佛心中眾生，聽眾生心中佛說法。

前邊這兩種，佛在眾生的心中，眾生又在佛的心中；眾生也在，佛也在。所以說，「由前生佛互相在時」：各不壞本體，但是也互相存在。「各實非虛」：佛，也是實有佛；眾生，也實有眾生，所以這不是虛。

那麼這叫什麼呢？這叫一個「因果交徹」：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因果交徹。「隨一聖教全在二心」：隨便說一種的聖教啊，都在兩個人的心裏，兩種心呢，就是佛的心，和眾生的心。

「故眾生心中佛」：眾生心裏頭的佛呀，啊，為佛心中的眾生說法。佛心中的眾生呢，聽眾生心中的佛說法；那麼所以這叫啊，因果交徹這個道理。那麼互相轉大法輪，啊，佛教化眾生，啊，眾生就成佛；眾生成眾生心裏頭的佛，佛教化佛心裏頭的眾生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8-033

四由生全在佛，則同佛非生；佛全在生，則同生非佛；兩相形奪，二位齊融，則隨一聖教俱非二心，則佛心中眾生無聽，眾生心中佛無說。是以賢首品云：因緣所生無有生，諸佛法身非是身。又偈讚品云：如來不說法，亦不度眾生。大般若四百二十五云：我從得道來不說一字，汝亦不聞等。

四啊，這個四個四句說，「由生啊，全在佛」：眾生啊，全在這個佛的心裏邊。「則同佛非生」：眾生既然在佛的心裏邊呢，就和佛是一樣的，就不是眾生了。「佛全在生，則同生非佛」：佛呀，在這個眾生的心裏，就和眾生是一樣，就不能稱為佛。

「兩相形奪」：啊，這把佛也沒有了，眾生也空了。「二位齊融」：啊，這

兩個位子，佛的位子，和眾生的位子，都融會貫通了，融合到一起了，齊融；也沒有生了，也沒有佛了。

「則隨一聖教俱非二心」：也啊，隨便說一種啊，的聖教，俱非二心，就沒有二種的心；這是啊，說明了這個佛，「佛心中的眾生無聽」：佛心裏頭的眾生也不聽法；「眾生心中的佛呢，也沒有說法」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在賢首品呢，就說了，說，「因緣所生無有生」：說從因緣所生出來的，「**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**」，啊，這個因緣所生的這個眾生，也沒有眾生，這是眾生啊，空了。「諸佛法身非是身」：這個諸佛的法身呢，也不是一個這個有形的身，這佛也空了，佛也沒有了。

「又偈讚品云」：在這個偈讚品又有這麼幾句話說，即有經文說，「如來不說法」：如來呀，沒有說過法，「亦不度眾生」：佛也不度眾生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**佛沒有說法，也沒有度眾生，這叫啊，法也要空，人也要空**；法也應該空，人也應該空。

在大般若經啊，第四百二十五卷裏頭有幾句經文又說，「我從得道來，不說一字」：**我從啊，成佛得道來呀，到現在，沒有說過一個字**，「汝亦不聞等」：啊，你們也沒有聽過這個般若。那麼這個**沒有說，沒有聽，這才是真正的般若的本體**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29-034

是故此四，於一聖教圓融無礙，方為究竟甚深唯識道理。

第七會緣入實體者，前來六門同入一實故。亦有二義：一以本收末，二會相顯性。

在前邊呢，這所說的這個四句的道理。所以說，「是故」：是，因為前邊這四種的道理，所以這四種的法呀，「於一聖教」：在這個華嚴聖教啊，裏邊來講，「圓融無礙」：它是啊，你怎麼樣說怎麼圓融，**隨拈一法，皆是圓融無礙的法**。「方為究竟」：這個才是啊，究竟，「甚深」：這個甚深的，唯識的道理，這才是啊，啊，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的道理，在這啊，表現出來。

「第七會緣入實體者」：它這個緣呢，融會了它，融會這個緣呢，歸這個實體。這個呢，「前來六門」：前邊呢，所說的這六個門，「同入一實故」：同啊，入這個一實的教體。

「亦有二義」：也有啊，兩種的意思。第一種，就是「以本收末」：以這個本呢，來呀，攝受這個末。「二會相顯性」：它這個相啊，會歸性，會相歸性，顯明了這個性啊，是眾生的這個本體。

昨天晚間有個小小的地震知道嗎？有三次，都是很小很小的。這個世界啊，科學進步，啊，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有，以前沒有撞車的事情，現在有撞車，兩個車互相一撞，人就會死了；飛機也會在空中一撞，人就會死了；火車一撞，人就會死了。啊，這個死了都不是死了一個人，要死很多人。

以前沒有這麼多的交通工具啊，沒有這麼多人死，騎馬跌死的很少，跌傷的也很少。那麼現在這個科學發達了，對人是有利益，可是也有害處。啊，這個都不算出奇的事情，很平常的。最這個出奇的現在，這個樓和樓會相撞！building，啊，香港就發生這個新聞，先的這一擊，有一萬噸那麼多的山石、泥土啊，壓下，把一個兩層樓的樓房，就給吃了。

然後這個兩層樓房又一撞，撞到一個十二層的樓，把十二層樓又給撞，撞倒了；十二層樓又撞到一個六層樓上，啊，又給撞倒了，又撞十二層樓，這個樓和樓就撞起來了，所以在那裏邊死了很多人。在這個好像這個雀在籠子裏，啊，那個籠子壞了，把那個雀都砸死了，因為牠在籠子裏頭。

這個人在樓裏邊，啊，香港這個大雨呀，太大了，這是啊，有始以來的第一次樓和樓相撞，building和building來撞到一起，啊，死的太多人；這種的，你說在那個裏邊，真是也不知不覺就往生了，也不知道怎麼往生的那些個人？

啊，在這個樓撞樓那個堆裏邊，啊，那個鴿子呢，晚間就跑那地方跳舞去，鴿子在那個上跳舞，弄出很奇怪的一個聲音；人一看，以為是人，要這個人去救呢！啊，一看，是鴿子在那跳舞。又那個在那個樓堆裏邊就有汽車的聲音，汽車叫，鳴那個喇叭聲，這人以為那裏邊有人，啊，把這個泥土都掘開來看，那個車就一個空車，沒有人，但是一個空車它會叫，大約那空車也是被這個山泥呀，這一些個土石啊，給壓的喘不過氣來了，它也要叫一叫。你看，這個這現在科學發達時候，什麼都有，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有。

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，啊，在這個石頭，和泥土的裏邊呢，經過八個鐘頭還沒有死，把他刨出來，怎麼樣呢？就因為有一個大雪櫃在那個地方啊，這個石頭柱子壓到那個雪櫃上邊了，他正在那個雪櫃旁邊呢，那有一個空的地方，所以受少少的傷，那麼這是一個很大命的人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0-035

前中以諸聖教從真流故不異於真。故攝論中名為真如所流十二分教。唯識第十釋勝流真如云：謂此真如所流教法，於餘教法最為勝故。

「前中以諸聖教從真流故不異於真」：前邊呢，所說的這一切的聖教，都是

從真如啊，所流出來的，也就是從這個真性，真心所流出來的；故不異於真，所以呀，和這個真如沒有兩樣。

「故攝論中名為真如所流」：在這個攝大乘論呢，裏邊也說啊，這是啊，從這個真如所流出來的。「十二分教」：所流出啊，這十二分教，也就是十二部經。十二部經，以前已經講過了，就是啊，長行、重頌、授記、孤起、無問自說、因緣、比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、和論議，合起來呀，這叫啊，「十二部經」，又叫「十二分教」。

「唯識第十」：在這個唯識啊，第十卷上，「釋勝流真如云」：解釋啊，這個勝流真如，說了，「謂此真如所流教法」：他說啊，從這個真如自性啊，裏邊所流出來的這個教法呀，「於餘教法最為勝故」：這個這種的教法呀，比其它的那個教法，最為勝，最為殊勝。這個其它的教，也可以說是小乘教，以小乘教最為殊勝；也可以說是啊，外道，其它的種教，比其它那個外道的那個論說呀，殊勝。

彼宗雖不立真如隨緣，而說佛正體智證最清淨法界。而於後得安立教法名為如流，以本收末，亦名如為教體。

「彼宗雖不立真如隨緣」：在這個唯識啊，雖然它沒有立出來啊，這個真如隨緣這種的宗旨；可是啊，他說這個「佛的正體智證最清淨法界」：佛的這個智慧的本體，所親證得的最清淨這個法界性。

「而於後得安立教法名為如流」：後得，這後得智，後得智啊，是從修而得。那麼這個真如呢，這不需要修，自己本具的；這後得智，是啊，要一點一點修而成的。安立教法，那麼用這種的道理，來呀，建立起來一個教法，名為如流，給起個名字呢，這叫如流。「以本收末」：用這個根本呢，的道理，來收這個枝末的這個道理。「亦名如」：也啊，給它起個名字叫如，「為教

體」：這個如啊，就是教的一個體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1-036

二會相顯性者，謂彼一切差別教法，從緣無性即是真如。是故虛相本盡，真性本現，如來言說皆順於如。故金剛三昧經云：如我說者，義語非文；眾生說者，文語非義。仁王二諦品云：大王，法輪者，法本如，應頌如，乃至論議如等。此經明教即是如，不說如皆是教；若取諸法顯義，皆為教體。一切法皆如也，則無如非教。

真如的本體是自性，這是啊，人人本具，各各不無的，在眾生的份上也沒有少一點點，在諸佛的果位上也沒有多一點點，可是啊，這個後得的智慧，就是從修得的，所以叫後得；你若不修，就不能得；你若修才能得，所以前邊那說叫後得智，後得的智慧；這後得的智慧是從修而得。那麼這個安立，這個教法，也啊，叫個如，也就是這個教體。

這第二呢，種意思，是「會相顯性者」：相啊，就是有形的；性呢，是無形的。這個有形的，是個假的，所以要會相，會呀，就把它會合起來；顯性，這個相也就是要歸到性上；如果不歸到性上啊，就著相了。

「謂彼一切差別教法」：所說的一切有分別的這個教法，「從緣無性」：它呀，是從緣生的，從緣生啊，它沒有自性；沒有自性，「即是真如」：這個它沒有自性，所以說是從真如流露出來的，所以說即是真如。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這個「虛相」：它那個假相啊，「本盡」：本來是，啊，沒有的，「真性本現」：這個真性啊，啊，本來就顯現。

「如來言說，皆順於如」：所以呀，佛所說法呢，都是根據真如說的，依照這個真如的這個理，來呀，說一切法。所以金剛三昧經說，「如我說者」：

說啊，這個我，就是佛自己稱；說者，我所說的，「義語非文」：我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呀，都是有道理的，不是一定啊，好像啊，這個寫文章啊，寫出來一個「之乎者也」之類。「眾生說者」：眾生說的呢，「文語非義」：他呀，說的可很好，有啊，文章，所說的話都很圓滿的，但是非義，可是和這真如的這個義理呀，那就不相合。

「仁王二諦品云」：在這個仁王護國般若經，那有個二諦品，那說，「大王，法輪者，法本如」：這個轉大法輪的這大王，啊，這是當時啊，那個國王；法輪者，這個轉法輪的這個道理；法本如，這個法呀，本來是如如的。「應頌如」：應該呀，稱頌啊，這個如，啊，「乃至論議如」：這個論議所講的，都是從這個如生出來的，從之如生出來。

「此經明教即是如」：這個經啊，明白教導，告訴你們，即是如，就是這個真如，教就是如，「不說如皆是教」：教就是如，但是啊，可不是說啊，如即是教。「若取諸法顯義」：若是啊，你想會合這一切的法，顯出來這個真如的道理，「皆為教體」：這個都叫做教體。

「一切法皆如也」：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切法呀，都是從真如生出來的，所以如，是個教體。「則無如非教」：沒有啊，這個如不是教的，但是教可不一定是如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2-037

第八理事無礙體者，謂一切教法雖舉體即真，不礙十二分等事相宛然顯現；雖真如舉體為一切，不礙一味湛然平等。由如無礙，佛之音聲亦順如無礙，皆與如智而相應故，如前義分齊中廣明。

現在在這個「教體的淺深」，第八，這個第八門呢，「理事無礙體者」：講

這個理呀，和這個事，互相無礙。在有所執著的人，就是事一定是事，理一定是理，事理要分的清清楚楚的；事不能混合理，理也不能混合於事。這是啊，有所執著的人就是這樣子。

在這個佛教，圓融無礙的法門，事也不礙於理，理也不礙於事；不是說，事不礙於理而只有啊，事；理不礙於事而只有理，不是這樣！雖然事理不同，但是可是彼此無礙；事無礙於理，理無礙於事；雖然是兩種，可是啊，二而不二，所以這叫啊，「理事無礙體」。

這個體說的什麼呢？這說的真如的本體，和這一切的教法，「一切的教法舉體即真」：全體來說，這一切的教法也就是真，就是真如。一切的教法，包括三藏十二教，三藏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經藏是講定學，律藏講戒學，論藏講慧學；這是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也就是經律論三藏。可是啊，一切的教法，都是從真如流露出來的，但是啊，可是真如，和這個十二分教，也是啊，互相無礙的。

所以說啊，「不礙十二分等」：十二分，就是十二分教，也叫十二部經。這十二部經，並不是說佛所說的經典呢，只有十二部；這十二部包括佛所說的一切經典，三藏十二部。佛所說的經典，是很多很多的，你打開《大藏經》看一看，啊，猶如大海那麼多！就一部《華嚴經》，啊，就是深不可測，啊，廣不可言，況且這個全部的《藏經》！

在這麼多的經典裡邊，分出來十二部。這十二部昨天已經講過了，但是有的聽過的會忘了，有的聽過的記不清楚，有的根本就沒有聽；啊，好像這個安安，和果芳，也在這個法會裡邊，她們就不知道說什麼，啊，就沒有聽。雖然她沒有聽，不仿多聽一次，聽多一次，就聽了。那麼她是小孩子，沒有聽啊，將來有機會會聽的。

可是老年人呢，不可不聽，老年人，來日無多，所以應該要聽經；少年人，來日方長，更應該要聽經；中年的人，在這個中年的時期，時間也不太多，一盞眼的時間就過了，所以也應該聽經。聽經呢，就是啊，學習佛法。學習佛法幹什麼呢？就是要教你認識本來的面目，啊，教你明白了，你所不明白的事情，教你知道所不知道的事情。那麼所以學習佛法，老年人、中年人、少年人都有用的。

那麼這個十二部經，第一部，就是長行部：這個長行啊，在這個經典上這個文義，接連不斷，一行一行的，好像一個繩子似的，接接連連不斷，這叫長行。所以在這個「經」字上，就有繩墨意，也就是啊，說的這個長行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3-038

第二呢，是重頌：重頌啊，前邊長行說完了，又把它重複啊，用偈頌來說一遍，啊，令人容易記憶這個偈頌，也容易明瞭這個義理，所以要有重頌。

有授記：授記呢，就是授未來之記。某一個羅漢沒有成佛，佛給他授記，說汝於什麼什麼時候應該成佛，佛的名字叫什麼，你那個國土叫什麼，授記，這是三部了。長行一部，重頌又一部，授記又一部。

那麼又有孤起：孤起頌。怎麼叫孤起呢？孤，就是很孤獨的；起，就是生出來；很孤獨獨生出來。為什麼說很孤獨的呢？它既與前邊那長行的文也不相關，和後邊的長行的文也啊，不相關，啊，孤然而起，這叫孤起頌。這是四部了。

又有無問自說：佛所說經典，都要啊，有弟子請問。為什麼呢？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要有這個境界，才生出這種法。「道不虛行，遇緣則應」；有這個因緣呢，就有這種感應，感應道交。啊，那麼這個經啊，都有弟子請問，

佛才說；可是又有一部經呢，就沒有人請問，啊，無問自說。為什麼要沒有人請問呢？因為沒有人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就沒有人來請問，這叫無問自說。

又有因緣：這也是一部，啊，說種種的因緣，種種的這種的情形，這是一部。或者說佛來教化眾生的因緣。

比喻：又有一部啊，叫比喻，因為就這麼說呀，沒有法子明白；所以呀，佛用比喻，來把它說明白，這也是一部。

及本事：本事啊，就是來的他那些個事，本來的事。本來的事，是什麼時候呢？，就是啊，往昔生中的事，這叫本事。

本生：啊，由佛說它的本生，本生就是今生，今生事。

方廣：還有方廣部。

啊，又有一部呢，叫未曾有：這是一部。

又有一部論議：這合起來呀，前邊這十二類，又叫「十二部」，又叫「十二分教」。那麼這十二分教，現在是講的大乘；那小乘呢，他是講九分教；大乘啊，在這個九分，又增加了三分。所以這叫啊，十二分教。十二分教就是事相，人人呢，都看得見的；看得見長行，看得見重頌，啊，這是有形相，所以叫事相。

「宛然顯現呢」：那麼本來是從真如所流出這十二分教，可是啊，這個事相宛然顯現，都現的很清楚的。真如是個理，這個十二分教就是個事。所以這事理呀，無礙體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；理事無礙，圓融自在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4-039

「雖真如舉體為一切」：這個真如啊，的全體，也就是一切事。真如是個理，那麼舉這個全理，也就是這個事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呀，雖然是一切事，可是啊，還「不礙這個一味」：這個一味，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解脫；一味解脫，解脫，真如解脫自在。「湛然平等」：湛，好像那個水似的，湛清，啊，沒有啊，一點的那個塵垢，在那個水裏邊，由上邊一看，看到底下，這叫湛，湛然平等。

所以說啊，真如在眾生的分上並沒有少，在佛的分上也沒有多，大家都是平等平等。可是這個這是講這個理，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；並不是說啊，啊，這個理在事外，或者事在理外，它是一個的，所以說不礙一味，湛然平等。

「由如無礙呀」：因為這個真如無礙，所以「佛之音聲亦順如無礙」：佛所說的聲音呢，也是順著這個真如去說的，也無礙。怎麼無礙呢？佛這個聲音，「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佛說法的時候，有大菩薩在這個法會裡邊，每一個大菩薩，他就覺得，啊，釋迦牟尼佛現在給我說法呢！

觀音菩薩，就聽著釋迦牟尼佛對著觀音菩薩說法。彌勒菩薩，也不妒忌，為什麼呢？他覺得這個佛呀，也是面對著彌勒菩薩說法，給彌勒菩薩說法。那麼文殊師利菩薩，其他的普賢菩薩，地藏菩薩，啊，這個蓮池海會諸大菩薩，每一位菩薩都覺得佛呀，是面對面呢，給他說法呢！這是菩薩有這種感覺。阿羅漢呢，也是有這種感覺；每一位阿羅漢呢，都覺得，啊，釋迦牟尼佛現在說這個法，就我說的！

啊，好像現在我們講經，若是說到誰的毛病上了，誰有什麼毛病，啊，他就想了，喔！這個是給我說的！那個有啊，什麼毛病，若是一講這個法，喔！

給我說的！啊，就是這個樣子。那麼這是啊，「舉小可以喻大」。我們現在這啊，不是眾生隨類各得解，但是也眾人隨類各得解。眾人，有美國人，有中國人，有日本人，所有國家的人到這來一聽，你翻譯給他聽，他都明白了，這也叫眾人隨類各得解。

佛呀，啊，當時說法，每一類的眾生都是覺得佛對著他說法呢！不單呢，在法會的眾生是這樣子，在其他的國土啊，那個眾生，也都覺得釋迦牟尼佛呀，現身給他說法呢！甚至於啊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啊，啊，牠都懂佛所說的話，佛啊，給我說法呢！那麼因為這個，所以叫啊，「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

那麼這個呢，所以佛之音聲，就是啊，由這個「如」來說的，所以也無礙。那麼說，啊，說是佛在這個法會說法，其他的國家人也聽得見，這個事情啊，沒有科學的根據，我不相信這個？等你相信的時候啊，你就相信了；現在你當然不會相信，因為你沒有這種知識，沒有這種佛的知識，所以不會相信。

「皆與如智而相應」：這個佛說這個法呀，為什麼眾生他隨類各得解呢？佛以這個如如的理，說這個如如的法；眾生以這個如如的智，聽這個如如的法。所以呀，以如如的理，契合這個如如的智；以如如的智，接受這個如如的理，那麼所以這叫相應，而相應。這個呢，和前邊那個義理的分齊呀，那個道理呀，是一樣的，在那個義理分齊那一科裏頭啊，說的很詳細的。

由這個事理無礙，理事無礙，這種境界來觀察，你信佛的人，也是佛教徒，不信佛的人，也沒有超出去佛教之外，所以你信不信，都是在佛教範圍裏邊。所以佛教是極廣大，盡精微，沒有任何的眾生能跑到佛教外邊去，不管你信不信。你說偉大不偉大，這個就是啊，這種無礙的境界。不是像某一種宗教，說你信我，是我的教徒，不信我，就不是教徒；信不信都一樣的。

第九事事無礙體者，文義皆圓。文即圓音，此中亦具十種玄門。現相品云：佛以一妙音，周聞十方國，眾音悉具足，法雨皆充徧，即同時具足相應體。十住品云：欲具演說一句法，阿僧祇劫無有盡，而令文義各不同，菩薩以此初發心，即廣狹無礙體，亦名純雜教，一句不壞，狹也、純也，文義不同；廣也、雜也。

第九呢，是這個「事事無礙體」：講的事事無礙。事，本來是啊，有形相的，但是有形相的也是互相無礙這個體。「文義皆圓」：因為啊，它事事無礙，所以這個文也圓，義也圓，音也圓；文、義、音都是圓融無礙。「文即圓音」：這個文呢，(就是文章的文、經文的文)，那麼也叫圓音。

「此中亦具十種玄門」：在這個裏邊呢，也可以呀，分別具足了這十種的玄門。在這個現相品說，「佛以一妙音」：這個佛呀，用這個一種的妙音，「周聞十方國」：那麼十方國土呀，普徧都聽聞到了。「眾音悉具足」：那麼這一個音呢，周徧十方國，那麼這個眾音悉具足，在這一音裏邊呢，具足眾妙音；啊，一妙音具足啊，一切的妙音；一種聲音，具足一切的聲音；啊，一種的語言，具足一切的語言；所以說呀，眾音悉具足，都具足了。

「法雨皆充徧呢」：這種啊，雨大法雨，轉大法輪呢，這種法雨，皆充徧呢，充徧十方法界。「即同時具足相應體」：這幾句偈頌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，這就是啊，同時具足相應體，前邊呢，已經講過了。

又「十住品云」：在十住品呢，也有這個說法，「欲具演說一句法」：那麼你若啊，想具足演說這一句的妙法，「阿僧祇劫無有盡」：滿了了啊，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也說不能完的，說不能窮盡的，演說不能窮盡的這一句妙法的說話。

啊，「而令文義各不同」：那麼這一句呀，演說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那麼這個文義呀，文和義呀，它不能相重複，各有各的意思，每一個時間講的，和其它時間不同的；不是講這一句，講過來還是這一句，講過去還是這一句，重複重複，不是那樣子。把它的意思分別演說，義理不同。

「菩薩以此初發心」：這個發菩提心的菩薩，以這種的演說的方法呀，這是初發心菩薩是應該這麼樣做；這個呢，就是「廣狹無礙體」這叫。「亦名純雜教」：它啊，叫廣，和狹呀，無礙，多就是少，少也能變成多；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，廣狹無礙體。亦名純雜教，又嘛，叫一個純教，也可以叫雜教。

怎麼呢，「一句不壞，狹也」：這個一句法，一句文，演說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，這一句法是狹，狹窄，啊，也就是「純」：也就是純一不雜。「文義不同」：你演說的文義呀，不相同，這就是「廣」；啊，也就是個「雜」；因為啊，你若要相同它就不雜了，啊，文義不相同，所以叫廣狹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6-041

又云：於一法中解眾多，眾多法中解了一等，皆一多相容教也。出現品云：如來音聲普入一切譬如書字等，此亦相入即相容也。

「又云：於一法中解眾多」：在這個經上啊，說啊，於這一種法，你明白了，一切法你就都會明白，所以這叫啊，於一法中解眾多。那麼「眾多法中解了一」：你知道一法能生萬法，萬法仍歸一法；你一法若不明白，那個萬法也不會通達；萬法不通達，也就因為你一法也沒有明白。所以呀，我們研究法，先要把這個一個法，明白了。

這一個法是什麼法呢？你想不想明白呢？你若想明白，我就告訴你，這**一法**

就是真如的妙法！你若明白了就是真如的妙法；你若不明白呢，就是無明的不妙法，因為你沒有明白，就是無明。為什麼你不明白這一法？就因為你有無明，啊，你那個無明啊，障著你，不能明白；你若把這個無明破了，那個真如也就現了。

所以呀，這無明，是煩惱的根本；真如，是般若的根本；你若能明白真如這個自性了，那一法也明白了。所以呀，「這一法你不明，法法不明；一法明，是法法明」，所以說，一法中解眾多，眾多法中解了一等。

「皆一多相容教也」：這個就是啊，一裏頭能容多，多又能歸一，這一多相容。容，就是接納、容納；容納，一可以能容無量，無量能納回來而歸一。

「出現品云」：在出現品呢，也有幾句經文說，「如來音聲普入一切」：啊，如來的音聲啊，普徧入於一切眾生的心裏邊，「譬如書字等」：就好像寫字似的。好像寫字啊，啊，你寫什麼字，都離不了這個字；離不了這個字，這就是普徧。「此亦相入即相容也」：這也就是啊，相入相容的這個道理。

怎麼說這個寫字，和佛說法是一樣的？因為這個寫字啊，無論哪一個國的文字，你若寫出來，都可以發生作用；這個寫字啊，無論什麼事情，都可以用寫字來代表。啊，你想要說什麼話，寫一封信和人就可以講了；能不見面呢，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好了。

又可以寫出來種種的語言，又可以寫出來呀，一切的算術，又可以寫這個世間法的文字，又可以寫出世間法的文字，你無論做什麼，都可以的。所以呀，這個寫字這個法門，是很廣大的，很普徧的，普入一切；那麼佛說法，也是這樣子，能普入一切；所以這相入，相容，這個互相無礙。這個寫字呢，這種法也可以說是相入，也可以說是相容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7-042

十住又云：一即是多，多即一；文隨於義，義隨文，即相即教體。出現品云：道場皆聞，不出眾外，各各隨解，即隱顯教體也。

又在這個十住啊，品呢，有幾句經文又這麼說，「一即是多」：所以那個人呢，你不要執著一就是一，你也不要執著多就是多；一也是多，多也是一；多一是因人分別心而有的，在本體上啊，沒有一多這些個名稱；一多是凡夫的分別心而有，所以呀，才說一即是多。「多即是一」：啊，這個數目啊，你若不明白，就算不過來這個數。

「文隨於義」：這是說的這個文，隨這個義理，「義隨文」：義呢，義理也隨這個文，來呀，互相連貫著。即相即教體：這個就是一個相即的教體。你不要執著多是多，一是一；多就是一，一就是多；啊，你若能把它看成這樣子，啊，你沒有這種執著了，這就得到解脫。

「出現品云」：這個出現品裏邊又有幾句經文又這麼說，說，「道場皆聞」：佛說法呀，這道場裏邊的人，所有的人都啊，聞到佛所說這個法。「不出眾外」：那麼這個在道場外邊的人呢，就聽不見了，這是一個講法；在道場裏邊的人，都聽見呢，佛所說法；道場外邊的人呢，就聽不見。

又有一個說法，這個道場裏邊的人，根基成熟了，他就啊，聽見佛所說這個妙法，他就開悟了。根基沒有成熟的呢，啊，聽了也不懂，雖然是聽，也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啊，自己沒能啊，領悟，沒能明白，啊，所以呀，不出眾外。

「各各隨解」：那麼有大根大智的人，就得多一點呢，法雨的滋潤；小根小器的人，就得到少一點法雨的滋潤。也好像啊，天下雨似的，這個大樹木，就要承受多一點水，這個雨水；小的草呢，就接受小一點；所以呀，各得其

所得，各得其所應得的這種法益。所以呀，這叫各各隨解，各各啊，都明白了。即隱顯教體也：這個呢，就是隱顯教體。

也就是啊，「為此說而彼不相知，為彼說而此不相知」，而此不相知，互不相知，有隱、有顯。那麼呢，那個明白的人，這就是顯；那個沒有明白的人，這就是隱了；所以這叫隱顯的教體。

方才一講這個道場，人呢，就都開了悟了。怎麼樣開的悟？他說，啊！我知道這個道場啊，就像我們這個金山寺這個講堂啊，或者比這個大一點，或者比這個小一點，佛在那說法，那些個聽眾啊，就是眾，不是。

這個道場啊，就是這個一個「直心」，直心就是道場。直心的人聽法，就得到這個法的利益；不直心的人聽法，就不會得到這個法的利益。那麼得到法的利益這個眾生，啊，就叫啊，「眾內」；沒有得到法的利益，這就是「眾外」，這是一個說法。

又可以說，這個道場，就是個法界，以法界為道場，不是像我們這個一個小小的道場。這法界之內，眾生得法的利益，啊，這就道場之內。法界之內，沒有得到法的利益，這就是「眾外」；所以這個道理若是說起來，是很多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38-043

又云：如來言音唯是一味，隨諸眾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，亦隱顯教體，亦純雜教也。又云：如來於一語言中，演說無邊契經海，如善口女等，即微細教也。阿僧祇品云：於彼一一修多羅，分別諸法不可說；於彼一一諸法中，又說諸法不可說等。一法既爾，餘法亦然，交暎(一ノ)重重，無盡無盡，即帝網教也。

「又云：如來言音唯是一味」：在這個出現品上又說，說如來的所說的言音呢，所說的教法，唯是一味，就是一味啊，解脫法。「隨諸眾生心器異」：因為眾生啊，這個心，這個器，不同，有啊，無數量那麼多的分別。「亦隱顯教體」：這個呢，也就是譬喻這個隱教，和顯教這個教體，「亦純雜教也」：也啊，譬喻這個純教，和雜教。純，如來所說的言音是一味，這是純；眾生心量的不同，這是雜。

「又云：如來於一語言中」：又有這幾句經文說啊，啊，如來呀，於一語言中，就是一句話裏邊，「演說無邊契經海」：那麼演說呀，無量無邊這麼多的修多羅啊，這麼多的契經；啊，說這個經啊，就好像大海那麼多，就在一句呀，法裏邊呢，說出無量契經海這麼多。「如善口女等」：這個善口女呀，是在經裏邊呢，有講。還有其它即微細教也：這個就是啊，顯這個微細微細的這個教體

「阿僧祇品云」：在阿僧祇品呢，又說了，「於彼一一修多羅」：於啊，彼，就是啊，那一部經；一一，就是一部經，也就是每一部經，修多羅，這個經典裏邊。「分別諸法不可說」：那麼分別諸法呀，不可說，這個不可說，不是說不說，就是說不完，沒有法子說得完那麼多，不可說。

「於彼一一諸法中」：在這個經裏邊呢，又有分出來種種的法，在那個每一部經裏邊，在這個諸法，「又說呀，諸法不可說」：有演說出來無量無邊的諸法，啊，說不完那麼多等。

「一法既爾」：一個法呀，一種法，既然可以演說無量諸法，那麼無量諸法更演說無量無邊的諸法了，所以說一法既爾；一種法門呢，既然是這樣子，「餘法亦然」：其餘的這個法門呢，也是一樣的，也都這樣子。

「交暎重重」：啊，互相啊，交暎，你照著我，我照著你，啊，你的光交暎

著我的光，我的光交映你的光；「無盡無盡」：啊，沒有窮盡沒有窮盡那麼多。「即帝網教也」：這個就是啊，那個帝網的教體。

方才講這個善口女，這也是啊，在這個出現品裡有這麼一段經文，說是啊，這個善口天女，她這口啊，是最好的。最好能幹什麼呢？奏音樂。她這口裏呀，出一種的聲音，就會變成啊，千百種的音樂聲。這是誰，哪個天女呢？這是有一個自在天王的一個姪女，就是在那啊，陪著自在天王。

這個善口天女呀，就給自在天王奏這個音樂，她只要啊，一出聲，啊，你說這個鋼琴的聲音也有了，小提琴的聲音也有了，啊，是這個笛子啊、蕭啊、胡琴呢，啊，人間這個音樂的聲音呢，她有；那麼人間所沒有的這個音樂聲音呢，她也有。這個天樂，「天樂鳴空」，這種天上的音樂。

所以她只啊，這麼出一個聲啊，就有百千萬種，百千萬種那個音樂聲啊，演奏出來了，奏音樂；是啊，啊，自在天，自在天王一聽這個音樂啊，啊，也就啊，迷迷糊糊的，啊，頭腦也不太清楚了。啊，也就好像我們人呢，聽這個音樂聽的，啊，如醉如癡似，好像醉了！好像啊，聽的，啊，什麼都不懂了？在那入了這個音樂的三昧。

所以這善口天女，她能以呀，用一種聲音變化出百千萬種，百千萬種那麼多的音樂聲音；每一種聲音又變化出來百千萬種，百千萬種那麼多的聲音，那麼多的音樂。所以呀，啊，所有的樂器的那種的最好的那個樂音呢，她都可以奏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在經文上就舉出她來作譬喻。說是佛說法呀，也就和這個一樣的道理，那麼這是啊，這個善口天女。等到講到華嚴經的經文上啊，那個出現品就會更詳細了。

觸事皆法，即託事生解教也；一念頓演，即十世教也。如諸會中，此方所說十住等，十方亦爾，即主伴教也。若隨說一法一門，皆有無量修多羅為眷屬等，即眷屬教雖不得為主，亦是伴類。

「觸事皆法」：就是一切事啊，都是法；無論什麼事，都是這個教法。這個呢，就是「託事生解教也」：託事顯理門呢，那個託事生解教也。「一念頓演，即十世教也」：這一念頓演無量劫的教法，在這一念中啊，都可以把它說完了，這就是十世教。

「如諸會中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法會裏邊，「此方所說十住等，十方亦爾」：此方啊，所說這個十住等法，十方的世界那也有佛在那說十住等法。啊，「即主伴教也」：所以這個就有主，有伴，主伴呢，重重的這種教。「若隨說一法一門，皆有無量修多羅為眷屬等」：隨便呢，說一種的法，或者一部經，或者一個法門，皆有無量修多羅為眷屬，有其它的經典呢，作為這個經典的眷屬。那麼這個經典，與經典呢，啊，都有一種啊，連帶的關係，就好像人呢，和人有親戚的關係是一樣的；這個經與經啊，也都互相為眷屬等。

「即眷屬教」：這個就是眷屬教。「雖不得為主，亦是伴類」：雖然呢，這個眷屬不是為主啊，但事它可以為伴，這一類的這個經典。所以呀，啊，這個法都是互相融通的，所以叫無窮無盡，圓融無礙。

此且約言說，若類通諸法皆為教體，即所詮義，義即普法，具十玄門，如義分齊。

前邊所講這個道理，這是啊，這是依照這個「言說」來講。「若類通諸法」：假設若觸類旁通(就是前邊觸事那個觸嘛，觸事託事生解那個觸)，觸類旁通，就是碰著哪一類，和它作為一樣；旁通，不是直接通的，向旁邊通的，觸類旁通。這是啊，和哪一個法去比較一下，那麼「皆為教體」：那個一切法都

是這個教體。

「即所詮義」：那麼為什麼說都是教體呢？因為能詮顯出這個義理呀，啊，這就是這個教體。義理呢，就是普法，是啊，普徧的一種法，是一切法；義理，你有義理就是法，所以叫啊，普法。「具十玄門」：那麼既然是普徧的法，一定就會具足這個十玄門的道理。「如義分齊」：好像義理分齊那一門裏頭啊，所講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二 Door05_040-045

第十海印炳現體者，如前差別無盡教法，皆是如來海印定中同時炳現；設所化機，亦同緣起炳現定中，是故唯以三昧為教體。如出現品辨，此約果位；若約因位，圓信亦得印現。賢首品云：如是一切皆能現，海印三昧威神力。以上十門，該羅收攝，未有一法而非教體。然後二門正是經宗，融取前八，無所遺矣。

這個教體淺深這裏邊呢，分出這個十玄門，啊，這十玄門，第十啊，是「海印炳現體」：怎麼叫海印呢？怎麼叫炳現呢？海印，是啊，這個香水海，把世界所有一切的萬象，都顯現呢，在這香水海裡頭，這叫印。

那麼佛說法呀，也是有一個海印定；這海印定啊，在定中說法，定中炳現一切的眾生；說法也在定中，這個炳現也在定中；炳然而現呢，就好像天上那個星星似的，啊，那麼現的很清楚的，這叫炳現。這個教體呢，就是第十海印炳現體者。

「如前差別無盡教法」：那麼怎麼叫海印炳現呢？就是前邊所說的這個無量無邊這個法門的差別，教法的差別。「皆是如來海印定中同時炳現」：這個呢，就是啊，這個如來的在海印定裏邊同時炳現。「設所化機」：那麼所化

的機，就是佛呀，所應該教化的這個這些個眾生。

「亦同緣起炳現定中」：也同時啊，因為佛這個海印定這種因緣，那麼在這個佛這海印定中啊，就炳然齊現了。「是故唯以三昧為教體」：因為這個呀，所以就可以說是啊，單獨的在這個海印的三昧裏頭啊，啊，以定為教體，以這個三昧定啊，為教體。

「如出現品辨」：在這個出現品裏邊呢，會詳細辨明了這個道理，「此約果位」：這是啊，依照著果位來講的。「若約因位」：若依照因位來講呢，「圓信亦得印現」：那麼因位著這個十信呢，位呀，都在這個海印三昧裏頭啊，現出來。「賢首品云」：在啊，賢首品也說，「如是一切皆能現呢」：像啊，前邊所說啊，這個種種的這個在佛的定中都能現；所以說，「海印三昧威神力」：這個海印三昧的這個大威神力所現出來的。

「以上十門」：以上啊，講這個十玄門。「該羅收攝，未有一法而非教體」：該羅，就是包括，包括呀，收攝，收攝一切法。啊，所以才說未有一法而非教體，沒有一種法呀，不是這種的教啊，教體的。

「然後二門呢」：然呢，後邊這兩門，「正是經宗」：這個就是華嚴經的宗旨。「融取前八」：融會呀，前邊那個八門，那八個玄門。「無所遺矣」：合到一起呀，這十玄門呢，就一切法都包括，沒有啊，不包括的。